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清戏曲精选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 清戏曲精选

## 李 玉

### 清忠谱

#### 第十一折 闹 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方才攥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梨花儿】(付)驾上差来天也塌,推托穷官没钱刮,恼得咱家心性发。嗒!拿倒京中活打杀。

李老爷呢?(小生)李老爷睡在那里。(付)快请出来。(校向内介)张老爷请李老爷。(净内应介)来了!(净扮差官上)

【前腔】(净)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差使差了瞎。自家乾儿不设法。嗒!一把松香便决撒。

(付)李老爷,咱们奉了驾帖,差千差万,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钱子。如今差到苏州,又拿一个吏部。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岂不晓得苏州是个富饶的所在?况且吏部是个美官,值不得拿万把银子,送与咱们?开口说是个穷官,一个钱也没有。你道恼也不恼!难道咱们二千七百里路来到这里,白白回去了不成。(净)可笑那毛一鹭,做了咱家的官儿,咱们到来,他也该竭力设法,怎么丢咱们住在冷屋里边,自己来也不来?哥啊!若是周顺昌弄不出,咱们定要倒毛一鹭的包哩!(付)李老爷说的是!差人那里?(连叫介)(丑)差人!差人!(贴走出跪介)老爷有何分付?(付)差你在这里伺候,脸面子也不见,不知躲在那里?(净)连连叫唤,才走出来,要你这里做什么!(付)李老爷不要与他说,只是打便了。(净)拿皮鞭来!(贴磕头介)小的在这里伺候,求老爷饶打。(付)你快去与毛一鹭说:俺老爷们奉了皇爷的圣旨,厂爷的钧旨,到此拿人,你做那一家的官儿,不值得在犯官身上弄万把银子送俺们!若有银子,快快抬来;若没有银子,咱们也不要周顺昌了。咱们自上去,教他自己送周顺昌到京便了。快去说!就来回复。(贴)小的是个县差,怎敢去见都老爷?怎敢把许多言语去禀?(净、付大怒介)哇!你这狗头不走么?(贴拜介)小的委实不敢说。(付)要你这狗头何用?(将皮鞭乱打介)(净乱踢介)(贴在地乱滚,叫痛哀求介)(付)这样狗攥的,不中用。(贴爬下)(付向丑介)你照方才的言语,快去与毛一鹭说!俺们立等回话。(内众声喧喊介)(丑望介)呀!门外人山人海,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如何走得!(付又与小生说介)你把皮鞭打开了路,送他出去便了。(向净介)咱家到里边喝杯凉酒。少不得毛一鹭定然自来回复。(净)有理。(付)只等飞廉传信去,(净)管教贯索就擒来。(同下)(小生)咄!百姓们闪

开，闪开！咱家奉旨来拿犯官，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丑）闪开，闪开！让咱走路！（将皮鞭乱打下）（旦、贴扮二皂喝上）（外黑三髯、冠带，扮寇太守上）

【西地锦】（外）民愤雷呼辕下，泪飞血洒尘沙。（内众乱喊介）周吏部第一清廉乡宦，地方仰赖，众百姓专候太老爷做主，鼎言救援哩！（大哭介）（末短胡髯、冠带，扮陈知县急上）（向内摇手介）众百姓休得啼哭！休得啼哭！上司自有公平话。且从容，莫用喧哗。

（内众又喊介）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门生，益发坐视不得的呢！爷爷嘎！（又哭介）（未见外价）老大人，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哀声震地，这却怎么处？（外）足见周老先平日深得人心，所以致此。贵县且去吩咐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末）是！（向内介）众百姓听着！寇太爷分付，士民中老成的，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小生、老旦，扮生员上）（作仓惶状介）（小生）生……生……生员王节。（老旦）生……生员刘羽仪。（小生、老旦）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诠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募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净急上跪介）青天爷爷呵！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丑喊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啊！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大哭介）（内齐声号哭介）（外）众百姓听着！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都老爷到了，你们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自然极力周旋。（内齐声应介）太爷是真正青天了。（内敲锣、喝道声介）（净、丑）都老爷来了！列位，大家上前号哭去！（喊介）（小生、老旦）全赖老公祖、老父母鼎力挽回。（外、末）自然，自然！（小生、老下）（外、末在场角伺候，打躬迎接介）（内喊介）（付胡髯、冠带，扮毛抚台，歪带纱帽，脱带撒袍，众百姓乱拥上）（众喊介）求宪天爷爷作主。出疏保留周乡宦呢！（外、末喝退众下介）（付作大怒乱喘，乱喘大叫介）反了，反了！有这等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罢了，罢了！做官不成了！（外、末跪介）老大人请息怒。周宦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或者有一线可生之路，还望大人挽回。（付大怒介）咳！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了。有什么挽回？有什么挽回？（作怒状，冷笑介）

【风入松】呼群鼓噪闹官衙，圣旨公然不怕。你府县有地方干系，可晓得官旗是那一家差来的？天家缇骑魂惊唬，（作手势介）若抗拒，一起搭咤。（外、末拱介）是！（付低说介）且住了！逆了朝廷，还好弥缝。今日逆了厂公，（皱眉介）咦！比着抗圣旨，题目倍加。头颅上，怎好戴乌纱！

（内众又乱喊介）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外、末又跪介）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付）抚慰些什么来？抚慰些什么来？拿几个进来打罢了！（外、末又跪介）老大人息怒。众百姓呵，

【前腔】（外、末）哭声震地惨嗟呀！卑职呵，不敢施威喝打。倘一言激变难禁架，定弄出祸来天大。（末又跪介）老大人若无一言抚慰，就是周乡宦

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付）为何？（末）人儿拥，纷乱如麻，就有几皂隶，也难拿。

（付沉思介）嘎！也罢！既如此，快去传谕百姓且散。若要保留周乡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外、末起介）是！领命！（即下）

（付）哈哈！好个驎官儿。苦苦要本院保留，这本儿怎么样写？怎么样写？且待犯官进来，再作道理。（向内叫介）张爷那里？李爷那里？

（叫下）（小生扮校尉上，扯住付立定介）毛老爷，不要乱叫。我们的心事怎么样了？到京去，还要咱们在厂爷面前讲些好话哩！（付）知道了！知道了！自然从厚。（携手下）（生青衣、小帽，旦、贴扮皂上）

（生）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净、丑、末拥上）周老爷且慢。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爷，出疏保留了。（生拱谢介）列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自矢无他，料到京师，决不殒命。列位请回。（净、丑、末）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决不放周爷去的。（哭，唱）

【前腔】（净、丑、末）权珰势焰把人挝，到口便成肉鲊。

周老爷呵，死生交界应非耍，怎容向鬼门占卦？（老、小生急上）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生）多谢诸兄盛情。咳！诸兄，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顺昌此去，有日还苏，再与诸兄相聚，万分有幸了。（小生、老旦）老先生说出此言，晚生辈愈觉心痛了。（大哭介）（净、丑、末，各抱生哭介）（小生、老旦）老先生，你看被逮诸君，那一个保全的，还是不去的是。投坑阱都成浪花，见那个得还家。（生）列位休得悲哀。我周顺昌呵，

【前腔】（生）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拼骂。叠成满腹东林话，苦挣着正人声价。诸兄日后将我周顺昌呵，姑苏志休教谬夸。我只是完臣节，死非差。

（外扮中军士）都老爷吩咐开读且缓，传请周父快进商议。（净、丑、小生、老旦、末）有何商量？（外）列位且具公呈，自然要议妥出本的。

（众）出本保留，是士民公事，何消周爷自议？不要听他！（生）列位还是放学生进去的是。（众）不妨，料没后门走了。（外扶生入介）（内）分付掩门。（内付掩门介）（众）奇怪！为何掩起门来？列位，大家守定大门，听着里边声息便是了。（作互相窥听介）（内念诏介）跪听开读。（众惊介）列位，不是了！为何开读起来？（又听介）（内高声喊介）犯官上刑具。（众怒介）益发不是了！列位，拼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打门介）（付扮差官执械上）咄！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么？叫手下拿几个来，一并解京去砍头！

【前腔】（付）妖民结党起波查，倡乱苏城独霸，抢咱钦犯思逆驾，擒将去千刀万剐。（众）咳！你传假旨，思量吓咱！（拍胸介）我众好汉，怎饶他！

（付）嘎！你这般狗头，这等放肆，都拿来砍！都拿来砍！（作拔刀介）

（净）你这狗头，不知死活！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末）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丑、旦、贴）可晓得十三太保周老男、

马杰、沈扬么？（付）真正是一班强盗！杀！杀！杀！（将刀砍介）（净）众兄弟，大家动手！（打倒付介）（付奔进介）（众赶入打介）天花板

上还有一个。（众打进打出三次介）（二旦扛一死尸上）打得好快活！这样不经打的，把尸骸抛在城脚下喂狗便了。（下）（外扮寇太守扶生

上)(生)老公祖,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  
(外)老先生休虑。且到本府衙内,再有商量。(扶生下)(末扮陈知县扶付上)(付)这等放肆。快走!快走!各执事不知那里了,怎么处?  
(末)执事都在前面。只得步行前去。知县护送老大人。(付)走,走,走!(同末下)(净、丑、旦、贴内大喊。众复上)还有几个狗头,再去打!再去打!(作赶入介)(即出介)一个人也不见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怎么处?快寻,快寻!(各奔介)

【前腔】(合)凶徒打得尽成祖,倒地翻天无那。逋逃没影真奇诧,空察院止堪养马。周乡宦,深藏那家?细详察,觅根芽。(共奔下)

### 第十五折 叱 勘

(净、杂扮羽林将上)(净)千夫裹甲戟森森,法吏庭前列羽林。(杂)弓尽上弦刀出鞘,厂家侍卫赛当今。自家羽林左千是。(丑)自家羽林右千是也。今日东厂千岁,亲勘东林一案。命俺统军排列辕门,比着护驾威仪,愈加严肃,在此伺候。(旦扮小监抱牌上)咄!千岁爷分付,把守辕门的听着: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领牌去!(净、杂接牌介)晓得。(下)(占扮小监抱牌上)咄!巡捕官那里!(小生上)有,有,有!(占)千岁爷分付:一应押解差官,捱牌听审,不许各犯合聚交谈。领牌去!(小生)晓得。(下)(付扮小监,令箭上)锦衣卫刑狱吏何在?(丑上)有,有!(付)千岁爷分付:今日勘审,不比泛常,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问、红绣鞋、披麻火焰、铜包木棍,异样刑具。少不中用,砍头号令哩!(丑)件件齐备了。(付)去!(下)(生囚服上)(旦、老扶上)

【梁州新郎】(生)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我周顺昌久矣削职闲居,只因面叱奸党,指骂逆像,又与魏廓园舟次联姻,三触奸人之怒,自分祸不能免。不想魏贼牵坐别案,矫旨飞提,士民义愤,又击死官旗。咳!此番到京,猛拼就死。(恨介)只恨倪文焕、许显纯两贼不容分辨,一味严刑夹打,坐赃三千,胫骨几断,手指尽折。咳!今日魏贼亲勘,料无生理。我周顺昌若还对贼置辩,岂不貽笑千秋!罢!愿挣得一腔无愧,三寸常伸,便碎骨香千载。(旦、老扶生争奔介)呸!快一步么!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怎的!(生)啊呀!我足痛难忍,就迟几步却也不妨!(旦、老)呸!好自在话儿,俺们受了你多少钱钞,还装这样乔脸。走!走!走!(又扶一转,撇地介)(生喘定介)咳!衣冠扫地也理应该,怎怪他胥役如狼语乱歪。(净驼贴扮半死犯官上)闪开!闪开!都御史杨爷,打了一百铁杠子,死快了,让俺收监会。(下)(生顿足介)呀!是杨大洪。罢了!罢了!(付、丑抬小生扮死犯上)走,走!都察院左爷,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了,发在官坛收管去。(下)(生顿足介)呀!左浮丘竟被非刑置死了。好痛心也!(哭介)忠良士,看看殆,朝堂已绝龙逢派,轮到我,死立待。(内高叫掩门介)(旦、老)想是千岁爷掩门进膳了,周爷,扶你到空处,且坐一坐。(扶一转介)(老)你陪周爷坐着,我到那厢解手就来。(老下)(旦带索横地睡介)(末扮半死魏大中,净驼上)呀,方才驼上肩还是活的,一煞时硬膨膨,直僵僵了。且撇在此间,再驼几个死的出来,一併扛去罢。(撇末下)(生暗觑介)呀!

这是魏廓园亲家，打得这般模样，竟死非命了，好伤心也！（哭介）不免叫一声魏廓同！魏亲家！我周顺昌在此。（末作渐醒介）

【前腔】三尸离壳，一灵还在，耳畔谁呼声再？（转气介）攒心抱痛，猛然带转魂来。（开目慢视介）呀！元来蓼洲亲家！蓼洲，蓼洲！我魏大中与你长别了。（生哭介）亲翁，事同一体，小弟也即在少顷相随了。（末悲咽介）亲家！别话不能说了，只是一事放心不下。（生）亲翁！还有何事记怀？（末）想着吾孙伊托，你有遗孤，两姓谁担代？（生含泪介）尽自由他。（末）亲家！我与你相携同上也望乡台，看不得累累妻孥哭草莱。（生）亲翁！大丈夫视死如归，还说这些儿女之事怎么！（末哭介）亲翁！还有一言要说。（生）亲翁还有何言？快说！快说！（末）亲翁，我骂贼神虽惫，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

（作呜咽气绝介）（生）呀！陡然气尽了。咳！我周顺昌顷刻之间，就是这般模样了。呸！我还待去打点辩论怎么。罢！就在公堂上，把阍贼痛骂一场。我周顺昌就死也死得正气。不差！不差！不要乱了主意。（小生巡捕急上）咄，咄，咄！谁在此讲话？（踢睡卒介）狗才！可晓得千岁爷号令，不许各犯合聚交谈？你公然把两个囚徒聚在一处讲话，先打你一百皮鞭。（丑）呀，老爷！那一个是死尸，并没人交谈。（小生踢尸介）既是死尸，还不发到官坛去！（下）（旦拖末下）（旦即上）（内叫开门介）（老急上）伙计，第一起就是周爷了。快走！快走！（下）（作开门介）（净、外分立两傍）（上场八字排两桌介）（付扮倪文焕，丑扮许显纯，各抱卷上）下官倪文焕，下官许显纯，东林一案，早堂俱已审结，只有苏州打死官旗的周顺昌，未曾勘问。各抱文卷呈递上公亲览。（向上跪介）呈递苏州打死官旗文卷。（内）递上来！（占扮小监飞上接下）（付、丑据桌分立介）（内）犯官进！（内）进来！（生扭链，旦、老押上）（内）去锁链！（旦、老去链介）（生直立介）（付、丑）怎么不跪？（生）我周顺昌跪那个？你动不动摆着龙位，矫旨压人。我周顺昌被你二贼连次非刑酷拷，今日既无龙位，还敢无礼，喝我跪么？（付、丑）你没有眼的，上边巍巍端坐的是那个？还不跪么！（生大怒指喝介）嘎！元来是魏贼！咄！阍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愤，且数你罪恶桩桩，敢一一回对么？

【前腔】（换头）你纵着十乾儿狼似狼豺，布着百乾孙毒如蜂蚕。又私通客氏，把后妃杀害。（付、丑）法堂之上，敢把千岁爷这般斥辱，大胆已极，快快拿下！（生）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待拿那个？你是阍家恶犬，厂内豪奴，不过排陷邀欢爱。（踢翻两桌，将扭劈面击付、丑介）我周顺昌今日到此，总是一死。一杵击杀你二贼，岂不快心！杵敲贼面也好开怀，权当做笏击权奸血溅腮。（付、丑）不好了！鼻子打断了！乌珠打花了。（各捧面叫痛介）（贴急上）千岁爷有旨，犯官污言抗上，着武士击去门牙，不容开口。（净、杂将槌擒生敲牙滚地介）（奋起含糊指骂介）魏贼！难道我断了齿，就骂你不得么？齿虽断，舌还在，我生平不受三缄戒。常山口，未亏坏。（倒地作闷死介）（付、丑指生骂介）周顺昌，你这狗头！也有今日么？

【前腔】怪从前鼓舌摇腮，致今日齿亡唇败。咄！你恁般倔强，怎么如今不开口了？恁吞声下气，口闭头埋。（生骤起，将付、丑满面喷血介）（付、丑）呀！不好了！不好了！赤淋淋，湿答答，满面都被他喷着血了。（怒介）

死囚！死囚！你不怕刀临头颈，还思含血喷人，唾面谁堪耐。（净、杂持棍上，打生仆地介）（生又起含血喷付、丑介）（付、丑）呀！不好了！又来张大口，向天开，袍上猩猩赤点苔。（杂、净绳捆生介）（付、净、丑、杂）等你虫蚁命，无多大，切时不值棵儿菜。既作孽，又作怪。

（占扮小监上）千岁爷有旨，周顺昌不必再勘，着锦衣卫押带还监。（净、杂扶生介）（生指恨介）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净、外、生锦衣卫押下）（付）许哥，好一个不怕死的强贼。（丑）下次再审，又被当堂辱骂，如何是好？（付）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与你禀过爹爹，速速分付狱卒，了他性命便了。（丑）不差！不差！（内喊掩门介）

**【尾声】**（付）犯官强横真无赛。（丑）了残生须索快哉！（合）管教你一死难将口再开。

（付）区区辱骂恨难平，（丑）骂了爹爹立杀身。

（合）阎王注定三更死，断不留人到四更。（同下）



## 邱 园

### 虎囊弹

#### 第二十出 山 门

(净上)

【仙吕点降唇】树木槎枒，峰峦如画，堪潇洒。噯！只是没有酒喝。闷杀洒家，烦恼倒有那天来大。

削发被缁改旧装，杀人心性未全降。生平那晓经和忏，吃饭穿衣是所长。洒家鲁智深，自从拜了智真长老，剃度为僧，看看将近这么一载。俺想往常间大碗的酒，大块肉，每日不离口。如今受了什么五戒，弄得个身子瘠瘦，口内淡出鸟来，如何捱得过这日子！我想就做了西天活佛，也没有什么好处。噯！俺不免离了这可厌山门，往山下闲走一回，有何不可！呀！你看云遮峰岭，日转山溪，那五台山好景致也！

【混江龙】只见那朱垣碧瓦，梵王宫殿绝喧哗。郁苍苍虬松罨画。(笑介) 噯！哈哈！听，听吱喳喳古树栖鸦。你看那伏的伏，起的起，斗新青，群峰相迓。那高的高，凹的凹，丛暗绿，万木交加。遥望着石楼山，雁门山，横冲霄汉；那青城宫，避暑宫，隐约云霞。这是的莲花涌定法王家，说什么袈裟披出千年话？好教俺悲今吊古，止不住忿恨嗟呀！

(丑内白) 卖酒吓！(净笑介) 噯！哈哈！你看那山底下有个卖酒的来了。吓，看他挑往那里去卖。(下)(丑上)

【山歌】九里山前作战子个场，牧童里个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里个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卖酒吓！卖酒吓！(净上) 卖酒的，你好么？(丑) 好个耶。师父好？(净) 你好，你好！(笑介) 哈哈！歇歇去。(丑) 挑上山来吃力得努，歇歇再走。(净) 卖酒的，你这两桶是好酒？(丑) 好个耶。(净) 挑往那里去卖？(丑) 挑拉山上去卖个。(净) 敢是卖与那些和尚们吃的？(丑) 弗是哟，卖拉个星做工个人吃个。(净) 就卖些与和尚们吃了何妨？(丑) 动也动弗得！师父，唔弗晓得，我渠领老和尚个本钱，住老和尚个房子；若卖个酒拉和尚吃子，老和尚晓得子，立刻追本钱，赶出屋，还要顶香罚跪乱来！(净) 噯！老和尚这等利害？(丑) 利害！利害！(净笑介) 俺好笑？唔乱出家人是戒酒除荤个哟。(净) 哈哈！(丑) 师父，笑俺个？(净) 卖酒的。(丑) 那哼？(净)

【油壶芦】俺笑着那戒酒除荤闲嗑牙，做尽了真话靶。(丑) 俺个话靶？你们和尚只好吃点草根树皮，倒要吃起酒来。(净) 他信道草根木叶味偏佳，全不想那济颠僧，他的酒肉可也全不怕。弥勒佛米汁贪非诈。(丑) 个个济颠僧是金身罗汉，唔哩学得渠来？(净) 偏要学他。(丑) 哩学得来介？(净) 卖酒的，卖一桶与洒家吃了罢。(丑) 弗卖个。

(净) 卖酒的，来。(丑) 那哼？(净) 咱囊头有衬钱。(丑) 唔有铜钱，也弗拉我心上。(净) 现买你的不须赊。(丑) 老和尚晓得子，要打要骂个。

(净) 那里管西堂首座迎头骂！(丑) 酒没俺好，你为什么要吃吓？(净) 卖酒的，可不道解渴胜如茶？

(丑) 吓，口渴吓，山底下碧波清涧水乱，吃两口就解子渴哉。(净)

卖酒的，卖一桶与洒家吃了罢。（丑）咳！弗卖！弗卖哉！有个都哈鲁苏！（净）不卖，挑了走！（丑）不走，到拉个搭住夜！（净）稀你娘的罕！（丑）见子娘个鬼！（净）吓！看他挑往那里去。（丑）卖酒吓卖酒！（净嗽介）（丑）阿呀！个意思弗许我拉个答走；山上是百脚踏路，我就拉个答走。卖酒吓卖酒！（净上，嗽介）（丑）鬼打墙哉！唉！师父！吓到底要那吓了！（净）卖酒的，你且歇下来。（丑）阿哟哟！歇拉里哉，那道理？（净）卖酒的，你真个不卖？（丑）真个不卖。（净）你敢说三声不卖？（丑）弗要说三声，三万三千由我说。弗卖！弗卖！真弗卖！（净）呔！（拿桶吃完，丢，丑接，净又拿）（丑）阿呀！（净）卖酒的。（丑）那吓？（净）你卖不卖？（丑）弗卖个。（净）不卖？（丑）弗卖。（净）哈哈！（丑）阿呀呀！（净吃介，完，丢桶，丑接）（丑）吃得干净！（净）好酒！好酒！（丑）师父，弗要去，酒钱来。（净）你方才说不卖，如今又要酒钱？（丑）吓既吃子酒，要酒钱个哉那。（净）有。（丑）有，拿得来。（净）明日到寺里来取。（丑）寺里和尚多得势，啰里来寻唔？今朝要个。（净）卖酒的，只算斋了僧，布施与洒家吃了罢。（丑）只有豆腐面筋斋僧，啰里有儂酒肉斋僧个了？（净）你不知那酒肉斋僧，功德最大。阿弥陀佛。（丑）弗相干！直头要丑！（净）若要酒钱，先吃俺一拳。（丑）对吓！酒吃完哉，到要豁拳哉！师父，酒钱弗要哉，吓张开咀来，把来我看看。（净）哈哈！（丑）阿唷！通阳沟个！（丑下）（净）打！打！打！哈哈！妙吓！洒家正在枯渴之际，这两桶酒吃得俺好不爽快！来此已是半山亭了。且住，洒家自到丛林，不曾耍拳，今日趁此酒兴，使他几路，把身子活动活动，有何不可。（打拳势，内应，摊亭响）呀！洒家才把脚尖略动了这么一动，那鸟亭就塌下半边来也！

【天下乐】只见那飘瓦飞砖也那似散花。恁差也不差，直恁哝，呀，却便似黄鹤楼打破随风化。守清规，浑似假，一任的醉由咱。啊呀！酒涌上来，哈哈！也罢！只索去倒禅床，瞌睡煞。（下）

（丑上）事不关心。（付上）关心者乱。师弟，山门口啰里是介一响，倒了儂个哉？（丑）弗差个，我搭吓去望望看。阿呀！弗好哉！吓看鲁智深吃醉子，拿个半山亭才打摊哉！我答吓关子山门罢。（付）有理个。（关门介）（鸣钟擂鼓）（净上）呀！

【哪咤令】听钟鸣鼓挝。吓！恨禅林尚遐。把青山乱踏，似飞归倦鸦。醉醺醺眼花，惹傍人笑咱。才过了碧峰尖，呀！早来到山门下。哈！怎把山门都闭上了？这些鸟和尚！只好管闭户波查！

呔！开门！开门！（丑低白）开弗得了。（净）你若不开，洒家取把火来烧，烧，烧，烧！（付）弗好哉！开子渠罢。（去栓介）（净）嘎！你真不开？洒家就打！（跌介）（付）跌杀个氩贼秃！（净扒起抓棚头介）呔！我把你这两个鸟和尚！洒家倒在地下，不来扶一扶，反在那里骂谁？（付、丑）啰个骂吓介？拉里念佛。（净）念佛？喝！念什么佛？（付，丑）南无阿弥陀佛。（净）南无阿弥陀佛。（丑、付）阿歪歪。（净）这两旁鸟大汉是谁？（丑）个是吓哈二将。（净）何为吓哈二将？（付）个吓将军专管和和尚吃酒肉；若是吃子酒肉，拿起来一吓两半。（净）那呢？（丑）个哈将军是好个。哈哈！且由他。（净）吓！怪道他有些恼着洒家。（丑、付）恼得吓势乱。（净）和尚，将山

门栓抬过来。（付、丑）吓。（下）（净）呔！我把你这鸟大汉！洒家倒在地下，扶也不来扶我，反恼着谁？反恨着谁来吓！

**【鹊踏枝】** 觑着伊挂天衣，剪綵霞，毗罗帽，压金花。他做什么护法空门，怎与那古佛排衙？俺怪他有些妆聋做哑。俺又怪眼睁睁笑哈哈，两眼儿无情煞。

（众和尚上）打！（净挡人下）（外上）哧！智深休得无礼！（净爬地介）啊哟哟！师父！徒弟被众和尚打坏了。（外）这里五台山千百年香火，被你搅得众僧卷单而走，你在此住不得了。我有一师弟，现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你到彼讨个职事僧做罢。（净）吓！师父，你不用徒弟了？（外）不用了。（净）罢，如此，徒弟就此拜别。（外）罢了。（净）

**【寄生草】** 漫拭英雄泪，相随处士家。且住，想俺当日打了郑屠，若非师父相救，焉有今日？师父吓！谢恁个慈悲剃度莲台下。师父，你当真不用了？（外）当真不用了。（净）果然不用了？（外）果然不用了。（净）罢，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去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敢辞却芒鞋破钵随缘化？

（外）我有书一封，白银十两，你可收去。（净）多谢师父。（外）我有偈言四句，听者：“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性而寂。”牢牢记着。（净）弟子谨记偈言。（外）你去罢。（外下）（净）师父！师父！师父竟进去了，不免下山去也。

**【尾】** 俺只待回避了老僧伽，收拾起浮生活。俺老和尚是好人，又与我十两银子。好向那杏花村里觅些酒水沾牙，免被那腌臢秃子多惊讶。一任俺尽醉在山家。如今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了。早难道杖头沽酒也不容咱？（下）

## 朱素臣

### 十五贯

#### 第十六出 乞命

(净、付扮更夫歌上)星斗无光月弗明，衣寒似水欲成冰。人人尽说困便困个冬至夜，偏是我手不停敲到五更。我每是都爷辕门上两名夜巡。今夜奉旨决囚，各处巷门栅栏，倍加紧急。我每轮值辕门，分毫怠玩不得。此际二更已过，将近三更时分，小心巡缉则个。(外策马，夫、丑持灯笼随上)

**【缕缕金】**横斗柄，转星河，加鞭乘，半夜敢磋跎？人命关天重，忍使无辜碎剝。(鸣更介)呀！鸣金击柝有巡逻，想仪门控金锁，想仪门控金锁。

(净、付)半夜三更，甚么人到此？(夫、丑)是本府太爷，要谒见都爷的。(净、付)原来是太爷。此际夜半，都爷久已安寝。角门刚刚掩上，夜巡官还在那里伺候哩。(外)如此，竟着夜巡官通报便了。你每去罢。(净、付应下)家丁每，辕门外伺候去。(夫、丑应下)门上夜巡官在么？(小生内)甚么人？(外)本府知府况钟在此。(小生上)呀！原来是太爷到此。太爷今夜决囚，辛苦哩。(外门)本府正为决囚，特来面见都爷。相烦通报，要紧要紧！(小生)呀！太爷，这等深夜，合衙门安置久矣，小官怎么还敢通报？(外)有紧急公务，一定要面见的！(小生)嘎，也罢，太爷是个青大，比别位不同。小官冒死通报，料也不妨。太爷少待，小官传鼓进去便了。(下)(外)好。这官儿甚是小心，果然传鼓进去了。(小生上)太爷请回罢。夜深惊动老爷，十分着恼；说了太爷，小官才得免打。又传话出来说：“太爷请回，明日早堂相见罢。”(外)死生呼吸，说甚么早堂相见？还是相烦再禀一声。(小生)啊呀！性命要紧，这个小官再不敢了。(外)也罢。既不便通报，本府自行击鼓便了。(击鼓介)(内)分付开了角门，仰该班夜役，明火站堂，老爷就出来了！(内应)(付、净、二旦扮役，执火把灯笼，二生中军，末苍须冠带上)

**【引】**乌台凛凛石峨峨，半壁东南保障多。起问夜如何？又有高轩过我。

下官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官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处。所喜僚属清廉，地方宁谧。今当行刑时候，凛奉部文的决重囚四名，仰苏州府知府监斩回报。不知有何紧急事情，夤夜击鼓求见？知府品望非常，不好轻慢，只得出堂接见一回。夜役每，传苏州府进见。(众传介)(外进介)知府叩见老大人。(末)奉旨决囚，已经借重贵府，只合法场监守，夤夜投见为何么？(外)卑职奉委决囚，理合监斩回报。只是这斩刚四犯，各负奇冤，不合弃市。因此乘夜禀见，欲求老大人，免其一死，以待平鞫。(末)怎见得各负奇冤呢？(外)人人听禀：

**【尾犯序】**碧血恣滂沱，士女双双，无罪蒙祸。(末)三推六问，经过多少官员，本都院朝审已过，那有甚么冤枉么？(外)肺石无灵，气恹恹空呵！自古一人陷狱，六月飞霜；匹妇含冤，三年不雨。何况今日枉杀四命，岂不上干天和！不可直恁的轻戕人命，直恁的重干天怒；(末)如今依你待怎么？(外)须索要开三面，把法诿细检，重与注淆讹。

(末)贵府说那里话？按律决囚，朝廷大典。今日部文既下，本都院那

里还做得主么？况四犯呵！

【前腔】按律不为苛，春雨秋霜，天道无跖。今日事出朝廷，敢夺人向森罗？（外）老大人，那《会典》上原载有一款：“凡死囚临刑叫冤者，许再与勘问陈奏。”只须老大人作主，四命便可全生了。（末）咳！你见左，则待要星空贯索，则待要权移帝座。贵府请回罢。倘违误时刻，彼此多有未便，更筹促，典刑明正，无复累萧何。

（外）呀！老大人，这个差了！卑职虽以刀笔出身，未尝失于学问。还记得孟夫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间苟有冤抑，便当力为昭雪。难道事出朝廷，便坐视不救么？违误时刻，卑职愿以一官殉之。

【前腔】君王恩顾多，痛赤子匍匐，可能安坐？血奏何妨，愿一官勾抹；（末）事关重大，本都院不便作主。贵府请回，将四犯斩讫报来。（外）老大人何出此言？不要说老大人，就是卑职，蒙圣上亲赐玺书，得假便宜行事，僚属不法，径行拿问。难道这四个小民，就不能保全了？担荷，虽不敢龙颜直犯，也难把纶音轻抹。（叩首介）老大人还是看卑职面上，休执见，只算屋乌推爱，提出自天罗。

（末怒介）咳！待决重囚，何须如此保救？贵府既然奉有玺书，贵府竟自陈奏便了，何必又向本都院饶舌！

【前腔】便宜行事可；独抗天条，足见黄堂尊大。（外）老大人请自息怒，卑职无非为民请命。（末）这个断难从命！力怯回天也，则任刀尖血裹；（外）嘎，也罢。老大人既不便陈奏，（出印介）卑职愿将此印为质，姑限半月，亲往淮、常二府，察明回报。若有不决，老大人竟将卑职题参，一应罪名，卑职独自承认便了。（末）咳，有这样个莽知府，可也难得！非懦，着甚的霆霆岩电，着甚的腾腾心火？本院呵！不觉的心为动，这姑息之政，宛转奈君何！

也罢，贵府如此力恳，或者果有冤抑在内，也未可知。这印还请收去，准限半月，察明回报便了。（外）如此还要求请老大人令箭两枝，卑职亲赍前往。（末）要他何用？（外）淮、常二府，均非卑职所属。有了老大人令箭，自然有呼必应了。（末）这也说得有理。令箭二枝，贵府可便赍去，一任便宜行事；或有不决，题参未便。贵府请回。夜役们，好生关上角门。（外出介）好了！这四命如今得生了。家了每何在？（夫、丑上）小人在。（外）甚么时候了？（夫、丑）五更了。（外）天色将明，速速回府，将冤囚放绑，暂寄铺中。一面点齐各役，星夜往淮、常二府，相机行事。马来！

【尾声】官艇又向秋江过，待平明克期休挫，辜负了入梦双熊，神明先告我。（下）

## 第十八出 廉 访

（末上）

【步步入园林】浪逐蝇头江湖上，挣不破英雄网。老夫陶复朱。自从在枫江买货下船，指望到河南脱卸，不想遇着熊友兰之事，老夫怜恤奇冤，助钱十五贯，教他回家。谁想同舟客伴，尽道出门吉日，遇此蹭蹬之事，改舟南往，老夫只得随众到了闽南。一路且喜货物具有利息，又买了些南货，依旧到苏

发卖。讨完帐目，赶回家中，不觉又是仲冬了。叹劳生空自忙，喜得故国云山，归来无恙。今日乃是望日，特来城隍庙去进香。办炷心香瞻仰，愿客况履嘉祥，祈晚景获安康。（下）

（外扮术士、臂悬招牌上写：“天目山人观枚拆字神数泄天机”，小旦门子扮道童、背包裹随上）

【园林过江儿】海中针寻来渺茫，糊涂事没些主张。下官淮安事竣，返棹南回。打发各役先回浒墅关伺候；自己换过微服，假扮一个拆字先生，唤个小船，到这里无锡地方，停泊上崖，探访游二致死根由。一路行走，只听得那些人纷纷传说，本府即口按临本地，搜缉凶身。只是我想这宗公案，不比前边的事体，有些墙壁，可据踏勘得；如今无影无踪，怎生是了？前面是城隍庙，不免到彼闲坐片时，再作道理。（向小旦）过来。我在庙中闲坐，你可远远伺候，不必前来。（小旦应下）（外）岂大案终无影响，那镜影犀光，照不出山魃伎俩？（下）

（丑上）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我娄阿鼠，一生好赌，半世贪财。只因一时动了贪心，杀了游葫芦，把他十五贯铜钱偷回。凑巧得极，正撞着倒运的强遭瘟，恰好也背了十五贯铜钱，同了丫头走路，竟被地方追着，捉到当官。替我打，替我夹，替我坐监铺，替我问斩罪，真正是十足替死鬼。这一掷倒盆，十分得意。咳，只道打发过了铁，再无人来发觉了。不道前日监斩官，竟委着了苏州府大爷况青天，竟要正一掷起来，你道可是玩得的？万一献了底，怎么处？因此这两日心惶胆碎，肉跳心惊，躲在家里，坐不安，睡不稳，竟象掉了魂一般，心上狐疑不定。今日是月半，到城隍庙求一条签，看吉凶如何？莫若远去高飞，免得陶气。一路行来，呀，来的是陶太公！（末上）慈悲胜念千声佛，造恶徒烧万炷香。原来娄鼠哥。（丑）陶太公，久违久违。几时归来的？（末）昨日打从姑苏回来。鼠哥，近日赌钱得采么？（丑）不要说起，竟到了六部衙门了——尚书。（末）你每赌场上朋友，输赢常事，为何慌慌张张？（丑）你不晓得，我那敝邻，有这场官司，（低声介）恐防带累乡邻，所以有点着急；特来求一条签，看看吉凶如何？（末）你地方上有何事体？老夫一些也不晓得，就请你讲讲。（丑）说起话长。就是我隔壁游二家的事。

【江儿犯】奸杀奇闻事，乡间到处扬。（末）甚么奸杀事？（丑）就是那游葫芦死入糊涂帐。（末）那游二被人杀死了？（丑）是。（末）为甚事？（丑）游二有个拖油瓶女儿。那日游二替他姐姐借了些钱回来做生意，为了这两个牢钱，倒送了性命。（末）多少钱钞就送了性命？（丑）十五贯青蚨将身丧失，女孩儿认罪谁称枉。（末）不信是他的女儿杀死的！（丑）当夜杀了人，明朝地方晓得，追上去，正在高桥地方。只见女儿呵，和着孤男相傍，俨做出私情勾当。（末）私约汉子同走，有何证见？（丑）囊中十五贯是真赃，招成奸杀罪双双。

（外一面暗上）欲求明鸟语，不惮听狐冰。看门首有人讲话，隐隐听得“十五贯”三字，且走去听他。（上前拱手介）二位要起数？作成作成。

（末）用不着。（丑）起数？住了，替我起一数。（末）既如此，你且站一站，我每讲完了话，就总成你。（外）当得奉候。（末）你且说那汉子甚么样人？是何姓名？（丑）那人不是本地方人，叫甚么熊友兰。

（末）熊友兰？（背介）呀！前日那船上当梢那人叫做熊友兰！（外暗

听)他是那里人氏?(丑)听得说是淮安人。(末)淮安人?这是几时的事体?(丑)个是旧年秋里个事体。(末)呀呸,这是那说起!(丑)奇奇!为甚么跳将起来?(末)这熊友兰,乃是淮安胯下桥人。这十五贯钱,是老夫助他回去救兄弟熊友蕙的,怎么是游二家的起来?(顿足)哎!世上有这等样屈事?(丑惊背介)不信有这样。(转介)你且将助钱一事,说与我知道。(末)我旧年在苏州呵。

【五供养交枝】片帆北上,客伴闲谈,话出端详。(丑)也就说这件事了。(末)我每同舟朋友,偶然晓得淮安熊友蕙,被屈遭刑,不想舟尾有个当梢之人,就是这个熊友兰了。他偶倾窗外耳,此际好惊惶。(丑)听得兄弟有事,着急了?(末)便是。听兄弟问成大辟,在狱追比十五贯宝钞,痛哭几亡。彼时老夫心怀恻隐,一力赠钱十五贯,教他回去代纳宝钞,以免追比。临歧遣归慰雁行,早难道救冤反把奇冤酿!(外暗点头介)(丑)就是你的钱,也无证据。(末)怎么没有证据?现有客伴船家看见的。也罢,老夫竟到苏州府况太爷处,与他辩明这宗冤狱去。(拜介)神明在上:弟子今日进香,为因急往苏州,辩人冤枉,不能从容瞻礼,改日再来了愿罢。为辩人冤,不辞路忙。(丑)你要到那里去?(末)向黄堂申冤理枉!

(丑作急状,拦末介)呀呸!

【玉交海棠】伊休莽撞,怎出头撩锋拨锐?(末)我为人曝白明冤,也不算甚么撩拨。(丑)你还不晓得,我每地方上为出这件事来,见上司,解六院,拖上拖下,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况且况太守有些兜搭,笑你负薪救火招无妄,岂不虑林木贻殃?(末怒)咳,此言差矣!当日指望救他兄弟,不想反害了哥哥,我陶复朱的罪过也不小。若将他穷骨冤埋,枉却我侠肠雄壮!(欲下)(丑扯住介)住了住了,熊友兰又不是你的亲故,甚么要紧,无事讨事做。常言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倘然况太爷倒来你个身上要起凶身,怎么处?依我说,不要去!(末)咳,我怎肯良心丧?拚做救人从井,同溺何妨!(下)

(丑)不好了!不好了!这件事竟要做出来了,(急乱走介)(外)有这等事?

【海棠姐姐】我自忖量,(看丑介)看他情词窘迫难堪状。为何那人欲去自首,他却如此着忙?其中情弊,却有跷蹊!看他心虚胆怯,露出乖张。(向丑介)老兄!你方才说要起数,就请说来。(丑)我是来求签的。也罢,就起数罢。怎么样起法?(外指招牌介)请看:观枚拆字,声名播四方。(丑)怎么叫观枚拆字?(外)要问甚么心事,随手写一字来,就可判吉凶了。(丑)区区不识字的,写不出来。(外)随口说一个也罢。(丑)就是学生贱名罢。老鼠的“鼠”字。(外)尊名叫“鼠”字么?(丑)不敢。贱名叫娄阿鼠,赌钱场上有名的。(外背介)呀!且住,野人衔鼠,已应其一;他名唤阿鼠,莫非正是此人么?我私追想,葫芦已有前番样,哑谜须教此际详。

(丑背介)他自言自语,想是拆不来?(外)你这个“鼠”字,是那里用的么?(丑)官司。(外作手写介)一十四画。数遇成双,乃属阴爻。况鼠又属阴,阴中之阴,乃幽晦之象,若占官司,急切不能明白哩。(丑)明白是不曾明白,看可有缠扰累及?(外)自己用,还是代占?(丑支吾介)代占。(外)依数看起来,只怕不是代占。这桩事体,是为祸之首。(丑)何以见得?(外)“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岂非你是造祸之端?(丑惊呆介)(外)况且竟像在里头窃取了东西,搆起这桩事的。

(丑)有些古怪，偷东西你那里看得出来？(外)鼠性善于偷窃，所以如此断。(丑呆介)(外)还有一说：这个人家可是姓游么？(丑)你是那里晓得？(外)老鼠最喜偷油，故尔晓得。(丑背介)这不是拆字的先生，竟是仙人了。(外点头介)已先不要管他，只看目下，可有是非口舌连累得着？(外)怎么连累不着？如今正是败露之时了。(丑)怎见得？(外)你是鼠字，目下正交子月，当令之时，自然要明白了。

(丑)先生，意欲躲避外面度度，可避得过？(外)你只要实对我说，果然是代占，还是自家占？说得明白，我好指引你。(丑)实不相瞒，其实是自家用的。(外)这个好，避得脱的。(丑)避得脱，何以见得？

(外)你若自占，本身不落空了。“空”字头着一个“鼠”字，岂不是个“鼠”字？就是逃鼠之“鼠”。(又思介)咦，逃鼠是逃鼠得的，只是那老鼠多畏多疑，怕做了首鼠两端，不能出去。(丑)先生妙数，效验非常，其实我疑惑不定，所以起数。今承指点，竟依了先生，外面躲避躲避何如？(外)若能走避，万无一失的。只是今日就走好，若到明日，就走不脱了。(丑)今日天色渐晚，有些不便。(外)又来了。鼠乃昼伏夜动之物，连夜逃最妙的。(丑)有理。还要请教，走到那一方去便好？(外)鼠属巽，巽属南；东南方去好！(丑)还是水路走？旱路走？(外)鼠属子，子属水，是水路去好。(丑)水路东南方去，只是一时那有便船？(外)你若要去，老夫倒有便船在此，正要今晚下船，到苏、杭一路去赶趁新年。若不弃嫌，同舟如何？(丑)如此极妙，若能逃脱，先生是小子大恩人了！请上，容小子一拜。

**【姐姐拨棹】**仗伊姑容漏网，那怕他泼天风浪。(外)管前途稳步康庄，管前途稳步康庄，向天涯高飞远翔。(丑)你的船在那里？(外)就在河下。(丑)如此说，待我去拿了行李来。些些薄意相送。(外)这也罢了。快去快来。(丑)我欲归家，胆又慌；待离家，意转忙。(急下)

(外)门子快来！(小旦上)老爷怎么说？(外)少停那人下船，只可称我师父，不可泄露风声。(丑背包裹上)

**【尾声】**逃灾陌路权依傍。(外)来了么？(丑)这是甚么人？(外)是小徒。(丑)好个标致小官。江湖上人，专会受用此道。(外)就此下船去罢。匆匆行色送斜阳，(合)远望吴山路正长。(下)



洪 昇

长生殿

第二十四出 惊 变

（丑上）“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咱家高力士，奉万岁爷之命，着咱在御花园中安排小宴，要与贵妃娘娘同来游赏，只得在此伺候。（生、旦乘辇，老旦、贴随后，二内侍引，行上）

【北中吕粉蝶儿】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斓斑：柳添黄，蘋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

（到介）（丑）请万岁爷娘娘下辇。（生、旦下辇介）（丑同内侍暗下）

（生）妃子，朕与你散步一回者。（旦）陛下请。（生携旦手介）（旦）

【南泣颜回】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翩。爱桐阴静悄，碧沉沉并<sup>是</sup>迳回廊看。恋香巢秋燕依人，睡银塘鸳鸯蘸眼。

（生）高力士，将酒过来，朕与娘娘小饮数盃。（丑）宴已排在亭上，请万岁爷娘娘上宴。（旦作把盃，生止住介）妃子坐了。

【北石榴花】不劳你玉纤纤高捧礼仪烦，子待借小饮对眉山。俺与你浅斟低唱互更番，三杯两盏，遣兴消闲。妃子，今日虽是小宴，倒也清雅。回避了御厨中，回避了御厨中烹龙烹凤堆盘案。伊伊哑哑乐声催趲。只几味脆生生，只几味脆生生蔬和果清肴馔，雅称你仙肌玉骨美人餐。

妃子，朕与你清游小饮，那些梨园旧曲，都不耐烦听他。记得那年在沉香亭上赏牡丹，召翰林李白草《清平调》三章，令李龟年度成新谱，其词甚佳，不知妃子还记得么？（旦）妾还记得。（生）妃子可为朕歌之，朕当亲倚玉笛以和。（旦）领旨。（老旦进玉笛，生吹介）（旦按板介）

【南泣颜回】〔换头〕花繁，秾艳想容颜。云想衣裳光璨。新妆谁似，可怜飞燕娇懒。名花国色，笑微微常得君王看。向春风解释春愁，沉香亭同倚栏干。

（生）妙哉，李白锦心，妃子绣口，真双绝矣。宫娥，取巨觥来，朕与妃子对饮。（老旦、贴送酒介）（生）

【北斗鹌鹑】畅好是喜孜孜驻拍停歌，喜孜孜驻拍停歌，笑吟吟传杯送盏。妃子干一杯。（作照干介）不须他絮烦射覆藏钩，闹纷纷弹丝弄板。（又作照杯介）妃子，再干一杯。（旦）妾不能饮了。（生）宫娥每，跪劝。（老旦、贴）领旨。（跪旦介）娘娘，请上这一杯。（旦勉饮介）（老旦、贴作连劝介）（生）我这里无语持觞仔细看，早子见花一朵上腮间。（旦作醉介）妾真醉矣。（生）一会价软哈哈柳弹花欹，软哈哈柳弹花欹，困腾腾莺娇燕懒。

妃子醉了，宫娥每，扶娘娘上辇进宫去者。（老旦，贴）领旨。（作扶旦起介）（旦作醉态呼介）万岁！（老旦、贴扶旦行）（旦作醉态介）

【南扑灯蛾】恁恹恹轻云软四肢，影濛濛空花乱双眼，娇怯怯柳腰扶难起，困沉沉强抬娇腕，软设设金莲倒褪，乱松松香肩弹云鬢，美甘甘思寻凤枕，步迟迟，倩宫娥搀入绣帏间。

（老旦、贴扶旦下）（丑同内侍暗上）（内击鼓介）（生惊介）何处鼓

声骤发？（副净急上）“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问丑介）万岁爷在那里？（丑）在御花园内。（副净）军情紧急，不免径入。（进见介）陛下，不好了。安禄山起兵造反，杀过潼关，不日就到长安了。（生大惊介）守关将士何在？（副净）哥舒翰兵败，已降贼了。（生）

【北上小楼】呀，你道失机的哥舒翰，称兵的安禄山，赤紧的离了渔阳，陷了东京，破了潼关。唬得人胆战心摇，唬得人胆战心摇，肠慌腹热，魂飞魄散，早惊破月明花粲。

卿有何策，可退贼兵？（副净）当日臣曾再三启奏，禄山必反，陛下不听，今日果应臣言。事起仓卒，怎生抵敌？不若权时幸蜀，以待天下勤王。（生）依卿所奏，快传旨，诸王百官，即时随驾幸蜀便了。（副净）领旨。（急下）（生）高力士，快些整备军马。传旨令右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羽林军士三千，扈驾前行。（丑）领旨。（下）（内侍）请万岁爷回宫。（生转行叹介）唉，正尔欢娱，不想忽有此变，怎生是了也！

【南扑灯蛾】稳稳的宫庭宴安，扰扰的边廷造反。鼙鼙的鼙鼓喧，腾腾的烽火燹。的溜扑碌臣民儿逃散，黑漫漫乾坤覆翻，砢砢社稷摧残，砢砢社稷摧残。当不得萧萧飒飒西风送晚，黯黯的一轮落日冷长安。

（向内问介）宫娥每，杨娘娘可曾安寝？（老旦、贴内应介）已睡熟了。

（生）不要惊他，且待明早五鼓同行。（泣介）天那，寡人不幸，遭此播迁，累他玉貌花容，驱驰道路。好不痛心也！

【南尾声】在深宫兀自娇慵惯，怎样支吾蜀道难！（哭介）我那妃子呵，愁杀你玉软花柔，要将途路趲。

宫殿参差落照间，卢纶  
渔阳烽火照函关。吴融  
遏云声绝悲风起，胡曾  
何处黄云是陇山。武元衡

## 第二十五出 埋玉

【南吕过曲】【金钱花】（末扮陈元礼引军士上）拥旄仗钺前驱，前驱；羽林拥卫銮舆，銮舆。匆匆避贼就征途。人跋涉，路崎岖。知何日，到成都。

下官右龙武将军陈元礼是也。因禄山造反，破了潼关，圣上避兵幸蜀，命俺统领禁军扈驾。行了一程，早到马嵬驿了。（内鼓噪介）（末）众军为何呐喊？（内）禄山造反，圣驾播迁，都是杨国忠弄权，激成变乱。若不斩此臣，我等死不扈架。（末）众军不必鼓噪，暂且安营。待我奏过圣上，自有定夺。（内应介）（末引军重唱“人跋涉”四句下）（生同旦骑马，引老旦、贴、丑行上）

【中吕过曲】【粉孩儿】匆匆的弃宫闹珠泪洒，叹清清冷冷半张銮驾，望成都直在天一涯。渐行来渐远京华，五六搭剩水残山，两三间空舍崩瓦。

（丑）来此已是马嵬驿了，请万岁爷暂住銮驾。（生、旦下马，作进坐介）（生）寡人不道，误宠逆臣，致此播迁，悔之无及。妃子，只是累你劳顿，如之奈何！（旦）臣妾自应随驾，焉敢辞劳。只愿早早破贼，大驾还都便好。（内又喊介）杨国忠专权误国，今又交通吐蕃，我等誓不与此贼俱生。要杀杨国忠的，快随我等前去。（杂扮四军提刀赶副净上，绕场奔介）（军作杀副净，呐喊下）（生惊介）高力士，外面为何

喧嚷？快宣陈元礼进来。（丑）领旨。（宣介）（末上见介）臣陈元礼见驾。（生）众军为何呐喊？（末）臣启陛下：杨国忠专权召乱，又与吐蕃私通。激怒六军，竟将国忠杀死了。（生作惊介）呀，有这等事！（旦作背掩泪介）（生沉吟介）这也罢了，传旨起驾。（末出传旨介）圣旨道来，赦汝等擅杀之罪。作速起行！（内又喊介）国忠虽诛，贵妃尚在。不杀贵妃，誓不扈驾。（末见生介）众军道，国忠虽诛，贵妃尚在，不肯起行。望陛下割恩正法。（生作大惊介）哎呀，这话如何说起！（旦慌牵生衣介）（生）将军，

【红芍药】国忠纵有罪当加，现如今已被劫杀。妃子在深宫自随驾，有何干六军疑讶。（末）圣谕极明，只是军心已变，如之奈何！（生）卿家，作速晓谕他，恁狂言没些高下。（内又喊介）（末）陛下呵，听军中恁地喧哗，教微臣怎生弹压！

（旦哭介）陛下呵，

【耍孩儿】事出非常堪惊诧。已痛兄遭戮，奈臣妾又受波查。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折罚。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

（生）妃子且自消停。（内又喊介）不杀贵妃，死不扈驾。（末）臣启陛下：贵妃虽则无罪，国忠实其亲兄，今在陛下左右，军心不安。若军心安，则陛下安矣。原乞三思。（生沉吟介）

【会河阳】无语沉吟，意如乱麻。（旦牵生衣哭介）痛生生怎地舍官家！（合）可怜一对鸳鸯，风吹浪打，直恁的遭强霸！（内又喊介）（旦哭介）众军逼得我心惊唬，（生作呆想，忽抱旦哭介）贵妃，好教我难禁架！

（众军呐喊上，绕场、围驿下）（丑）万岁爷，外厢军士已把驿亭围了。若再迟延，恐有他变，怎么处？（生）陈元礼，你快去安抚三军，朕自有道理！（末）领旨。（下）（生、旦抱哭介）（旦）

【缕缕金】魂飞颤，泪交加。（生）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合哭介）难道把恩和义，霎时抛下！（旦跪介）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

（哭倒生怀介）（生）妃子说那里话！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

【摊破地锦花】任讷，我一谜装聋哑，总是朕差。现放着一朵娇花，怎忍见风雨摧残，断送天涯。若是再禁加，拼代你陨黄沙。

（旦）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丑作掩泪，跪介）娘娘既慷慨捐生，望万岁爷以社稷为重，勉强割恩罢。（内又喊个）（生顿足哭介）罢，罢！妃子即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高力士，只得但、但凭娘娘罢！（作哽咽、掩面哭下）（旦朝上拜介）万岁！（作哭倒介）（丑向内介）众军听着，万岁爷已有旨，赐杨娘娘自尽了。（众内呼介）万岁，万岁，万万岁！（丑扶旦起介）娘娘，请到后边去。（扶旦行介）（旦哭介）

【哭相思】百年离别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

（转作到介）（丑）这里有座佛堂在此。（旦作进介）且住，待我礼拜佛爷。（拜个）佛爷，佛爷！念杨玉环呵，

【越恁好】罪孽深重，罪孽深重，望我佛度脱咱。（丑拜介）愿娘娘好处生

天。（旦起哭介）（丑跪哭介）娘娘，有甚话儿，分付奴婢几句。（旦）高力士，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再为我转奏圣上，今后休要念我了。（丑哭应介）奴婢晓得。（旦）高力士，我还有一言。（作除钗、出盒介）这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是圣上定情所赐。你可将来与我殉葬，万万不可遗忘。（丑接钗盒介）奴婢晓得。（旦哭介）断肠痛杀，说不尽恨如麻。（末领军拥上）杨妃既奉旨赐死，何得停留，稽迟圣驾。（军呐喊介）（丑向前拦介）众军士不得近前，杨娘娘即刻归天了。（旦）唉，陈元礼，陈元礼，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军又喊介）（丑）不好了，军士每拥进来了。（旦看介）唉，罢，罢，这一株梨树，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作腰间解出白练，拜介）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从今再不得相见了。（丑泣介）（旦作哭缢介）我那圣上呵，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

（做缢死下）（末）杨妃已死，众军速退。（众应同下）（丑哭介）我那娘娘呵！（下）（生上）“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丑持白练上，见生介）启万岁爷，杨娘娘归天了。（生作呆不应介）（丑又启介）杨娘娘归天了。自缢的白练在此。（生看大哭介）哎哟，妃子，妃了，兀的不痛杀寡人也！（倒介）（丑扶介）（生哭介）

【红绣鞋】当年貌比桃花，桃花；（丑）今朝命绝梨花，梨花。（出钗盒介）这金钗、钿盒，是娘娘分付殉葬的。（生看钗盒哭介）这钗和盒，是祸根芽。长生殿，恁欢洽，马嵬驿，恁收煞！

（丑）仓卒之间，怎生整备棺椁？（生）也罢，权将锦褥包裹。须要埋好记明，以待日后改葬。这钗盒就系娘娘衣上罢。（丑）领旨。（下）（生哭介）

【尾声】温香艳玉须臾化，今世今生怎见他！（末上跪介）请陛下起驾。（生顿足恨介）咳，我便不去西川也值什么！（内呐喊、掌号，众军上）

【仙吕入双调过曲】【朝元令】（丑暗上，引生上马行介）（合）长空雾粘，旌旆寒风飏。长征路淹，队仗黄尘染。谁料君臣，共尝危险。恨贼寇横兴逆焰，烽火相兼，何时得将豺虎歼。遥望蜀山尖，回将凤阙瞻，浮云数点，咫尺把长安遮掩，长安遮掩。

翠华西拂蜀云飞，章褐  
天地尘昏九鼎危。吴融  
蝉鬓不随銮驾起，高骈  
空惊鸳鹭忽相随。钱起

### 第三十八出 弹 词

（末白须、旧衣帽抱琵琶上）“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老汉李龟年，昔为内苑伶工，供奉梨园，蒙万岁爷十分恩宠。自从朝元阁教演《霓裳》，曲成奏上，龙颜大悦，与贵妃娘娘，各赐缠头，不下数万。谁想禄山造反，破了长安，圣驾西巡，万民逃窜。俺每梨园部中，也都七零八落，各自奔逃。老汉来到江南地方，盘缠都使尽了。只得抱着这面琵琶，唱个曲儿糊口。今日乃青溪鹭峰寺大会，游人甚多，不免到彼卖唱。（叹科）哎，想起当日天上清歌，今日沿门鼓板，好不颓气人也。（行科）

【南吕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遍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梁州第七】想当日奏清歌趋承金殿，度新声供应瑶阶。说不尽九重天上恩如海：幸温泉骊山雪霁，泛仙舟兴庆莲开，玩婵娟华清宫殿，赏芳菲花萼楼台。正担承雨露深泽，蓦遭逢天地奇灾。剑门关尘蒙了凤辇鸾舆，马嵬坡血污了天姿国色，江南路哭杀了瘦骨穷骸。可哀落魄，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有谁人喝声采！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衰。

（虚下）（小生巾服上）“花动游人眼，春伤故国心。《霓裳》人去后，无复有知音。”小生李暮，向在西京留滞，乱后方回。自从宫墙之处，偷按《霓裳》数叠，未能得其全谱。昨闻有一老者，抱着琵琶卖唱。人人都说手法不同，像个梨园旧人。今日鹞峰寺大会，想他必在那里，不免前去寻访一番。一路行来，你看游人好不盛也。（外巾服，副净衣幅，净长帽、帕子包首，扮山西客，携丑扮妓上）（外）“闲步寻芳惜好春”，（副净）“且看盛会逐游人”。（净）大姐，咱和你“及时行乐休空过”，（丑）客官，“好听琵琶一曲新”。（小生向副净科）老兄请了。动问这位大姐，说什么“琵琶一曲新”？（副净）老兄不知，这里新到一个老者，弹得一手好琵琶。今日在鹞峰寺赶会，因此大家同去一听。（小生）小生正要去寻他，同行如何？（众）如此极好。（同行科）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已到鹞峰寺了。就此进去。（同进科）（副净）那边一个圈子，四围板凳，想必是波。我每一齐捱进去，坐下听者。（众作坐科）（末上见科）列位请了，想都是听曲的。请坐了，待在下唱来请教波。（众）正要领教。（末弹琵琶唱科）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外）《天宝遗事》，好题目波。（净）大姐，他唱的是什么曲儿，可就是咱家的西调么？（丑）也差不多儿。（小生）老丈，天宝年间遗事，一时那里唱得尽者。请先把杨贵妃娘娘，当时怎生进宫，唱来听波。（末弹唱科）

【二转】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访丽色把蛾眉选刷。有佳人生长在弘农杨氏家，深闺内端的玉无瑕。那君王一见了欢无那，把钿盒金钗亲纳，评跋做昭阳第一花。

（丑）那贵妃娘娘，怎生模样波？（净）可有咱家大姐这样标致么？（副净）且听唱出来者。（末弹唱科）

【三转】那娘娘生得来仙姿佚貌，说不尽幽闲窈窕，真个是花输双颊柳输腰。比昭君增妍丽，较西子倍风标，似观音飞来海峽，恍嫦娥偷离碧霄。更春情韵饶，春酣态娇，春眠梦悄。总有好丹青，那百样娉婷难画描。

（副净笑科）听这老翁说的杨娘娘标致。恁般活现，倒像是亲眼见的，敢则谎也。（净）只要唱得好听，管他谎不谎。那时皇帝怎么样看待她来，快唱下去者。（末弹唱科）

【四转】那君王看承得似明珠没两，镇日里高擎在掌，赛过那汉宫飞燕倚新妆。可正是玉楼中巢翡翠，金殿上锁着鸳鸯。宵偎昼傍，直弄得个伶俐的官家颠不刺、懵不刺撒不下心儿上，弛了朝纲，占了情场，百支支写不了风流帐。行厮并，坐厮当。双，赤紧的倚了御床，博得个月夜花朝同受享。

(净倒科)哎呀,好快活,听的咱似雪狮子向火哩。(丑扶科)怎么说?  
(净)化了。(众笑科)(小生)当日宫中有《霓裳羽衣》一曲,闻说出自御制,又说是贵妃娘娘所作,老丈可知其详?请唱与小生听咱。(末弹唱科)

【五转】当日呵,那娘娘在荷庭把宫商细按,谱新声将《霓裳》调翻。昼长时亲自教双鬟。舒素手,拍香檀,一字字都吐自朱唇皓齿间。恰便似一串明珠,声和韵闲,恰便似莺与燕弄关关,恰便似鸣泉花底流溪涧,恰便似明月下冷冷清梵,恰便似缙岭上鹤唳高寒,恰便似步虚仙珮夜珊珊。传集了梨园部、教坊班,向翠盘中高簇拥着个娘娘,引得那君王带笑看。

(小生)一派仙音,宛然在耳,好形容波。(外叹科)哎,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起来令人痛心也!(小生)老丈,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谪颠倒,四海动摇。若使姚、宋犹存,那见得有此。(外)这也说的是波。(末)嗨,若说起渔阳兵起一事,真是天翻地覆,惨目伤心。列位不嫌絮烦,待老汉再慢慢唱出来者。(众)愿闻。(末弹唱科)

【六转】恰正好呕呕哑哑《霓裳》歌舞,不提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划地里出出律律纷纷攘攘奏边书,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早则是喧喧噉噉、惊惊遽遽,仓仓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銮舆后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恶恶狠狠的语,闹闹炒炒、轰轰割割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霎时间画就了这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

(外、副净同叹科)(小生泪科)哎,天生丽质,遭此惨毒。真可怜也!  
(净笑科)这是说唱,老兄怎么认真掉下泪来!(丑)那贵妃娘娘死后,葬在何处(末弹唱科)

【七转】破不刺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半棵树是薄命碑碣,一抔抔土是断肠墓穴。再无人过荒凉野,莽天涯谁弔梨花谢!可怜那抱幽怨的孤魂,只伴着呜咽咽的望帝悲声啼夜月。

(长)长安兵火之后,不知光景如何?(末)哎呀,列位,好端端一座锦绣长安,自被禄山破陷,光景十分不堪了。听我再弹波。(弹唱科)

【八转】自銮舆西巡蜀道,长安内兵戈肆扰。千官无复紫宸朝,把繁华顿消,顿消。六宫中朱户挂蠨蛸,御榻傍白日狐狸啸。叫鸚鵡也么哥,长蓬蒿也么哥。野鹿儿乱跑,苑柳宫花一半儿凋。有谁人去归,去扫!玳瑁空梁燕泥儿抛,只留得缺月黄昏照。叹萧条也么哥,染腥臊也么哥!染腥臊,玉砌空堆马粪高。

(净)呸,听了半日,饿得慌了。大姐,咱和你喝烧刀子,吃蒜包儿去。  
(做腰边解钱与末,同丑诨下)(外)天色将晚,我每也去罢。(送银科)酒资在此。(末)多谢了。(外)无端唱出兴亡恨,(副净)引得傍人也泪流。(同外下)(小生)老丈,我听你这琵琶,非同凡手。得自何人传授?乞道其详。(末)

【九转】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重提起心伤泪滴。(小生)这等说起来,定是梨园部内人了。(末)我也曾在梨园籍上姓名题,亲向那沉香亭花里去承值,华清宫宴上去追随。(小生)莫不是贺老?(末)俺不是贺家的怀智。(小生)敢是黄幡绰?(末)黄幡绰同咱皆老辈。(小生)这等想必是雷海青?(末)我虽是弄琵琶却不姓雷。他呵,骂逆贼久已身死名垂。(小生)

这等，想必是马仙期了。（末）我也不是擅场方响马仙期，那些旧相识都休话起。（小生）因何来到这里？（末）我只为家亡国破兵戈沸，因此上孤身流落在江南地。（小生）毕竟老丈是谁波？（末）您官人絮叨叨苦问俺为谁，则俺老伶工名唤做龟年身姓李。

（小生揖科）呀，原来却是李教师。失瞻了。（末）官人尊姓大名，为何知道老汉？（小生）小生姓李，名暮。（末）莫不是吹铁笛的李官人么？（小生）然也。（末）幸会，幸会。（揖科）（小生）请问老丈，那《霓裳》全谱可还记得波？（末）也还记得，官人为何问他？（小生）不瞒老丈说，小生性好音律，向客西京。老丈在朝元阁演习《霓裳》之时，小生曾傍着宫墙，细细窃听，已将铁笛偷写数段。只是未得全谱，各处访求，无有知者。今日幸遇老丈，不识肯赐教否？（末）既遇知音，何惜未技。（小生）如此多感，请问尊寓何处？（末）穷途流落，尚乏居停。（小生）屈到舍下暂住，细细请教何如？（末）如此甚好。

【煞尾】俺一似惊乌绕树向空枝外，谁承望做旧燕寻巢入画栋来。今日个知音喜遇知音在，这相逢，异哉！恁相投，快哉！李官人呵，待我慢慢的传与你这一曲《霓裳》播千载。

（末）桃蹊柳陌好经过，张籍

（小生）聊复回车访薛萝。白居易

（末）今日知音一留听，刘禹锡

（小生）江南无处不闻歌。顾况

孔尚任

桃花扇

第七出 却 奁

癸未三月

（杂扮保儿掇马桶上）龟尿龟尿，撒出小龟；鳖血鳖血，变成小鳖。龟尿鳖血，看不分别；鳖血龟尿，说不清白。看不分别，混了亲爹，说不清白，混了亲伯。（笑介）胡闹，胡闹！昨日香姐上头，乱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刷马桶，倒溺壶，忙个不了。那些孤老、表子还不知搂到几时哩。（刷马桶介）

【夜行船】（末）人宿平康深柳巷，惊好梦门外花郎。绣户未开，帘钩才响，春阻十层纱帐。

下官杨文驄，早来与侯兄道喜。你看院门深闭，侍婢无声，想是高眠未起。（唤介）保儿，你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杂）昨夜睡迟了，今日未必起来哩。老爷请回，明日再来罢。（末笑介）胡说！快快去问。（小旦内问介）保儿！来的是那一个？（杂）是杨老爷道喜来了。（小旦忙上）倚枕春宵短，敲门好事多。（见介）多谢老爷，成了孩儿一世姻缘。（末）好说。（问介）新人起来不曾？（小旦）昨晚睡迟，都还未起哩。（让坐介）老爷请坐，等我去催他。（末）不必，不必。（小旦下）

【步步娇】（末）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可也亏了俺帮衬，珠翠辉煌，罗绮飘荡，件件助新妆，悬出风流榜。

（小旦上）好笑，好笑！两个在那里交扣丁香，并照菱花，梳洗才完，穿戴未毕。请老爷同到洞房，唤他出来，好饮扶头卯酒。（末）惊却好梦，得罪不浅。（同下）（生、旦艳妆上）

【沉醉东风】（生、旦）这云情接着雨况，刚搔了心窝奇痒，谁搅起睡鸳鸯。被翻红浪，喜匆匆满怀欢畅。枕上余香，帕上余香，消魂滋味，才从梦里尝。

（末、小旦上）（末）果然起来了，恭喜，恭喜！（一揖，坐介）（末）昨晚催妆拙句，可还说的入情么。（生揖介）多谢！（笑介）妙是妙极了，只有一件。（末）那一件？（生）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看袖介）小生衫袖，如何着得下？（俱笑介）（末）夜来定情，必有佳作。（生）草草塞责，不敢请教。（末）诗在那里？（旦）诗在扇头。（旦向袖中取出扇介）（末接看介）是一柄白纱宫扇。（嗅介）香的有趣。（吟诗介）妙，妙！只有香君不愧此诗。（付旦介）还收好了。（旦收扇介）

【园林好】（末）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怕遇着狂风吹荡，须紧紧袖中藏，须紧紧袖中藏。

（末看旦介）你看香君上头之后，更觉艳丽了。（向生介）世兄有福，消此尤物。（生）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小旦）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

【江儿水】送到缠头锦，百宝箱，珠围翠绕流苏帐，银烛笼纱通宵亮，金杯劝酒合席唱。今日又早早来看，恰似亲生自养，赔了妆奁，又早敲门来望。

（旦）俺看杨老爷，虽是马督抚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



来填烟花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爷施之无名；今日问个明白，以便图报。（生）香君问得有理，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昨日承情太厚，也觉不安。（末）既蒙问及，小弟只得实告了。这些妆奁酒席，约费二百余金，皆出怀宁之手。（生）那个怀宁？（末）曾做过光禄的阮圆海。（生）是那皖人阮大钺么？（末）正是。（生）他为何这样周旋？（末）不过欲纳交足下之意。

【五供养】（末）羨你风流雅望，东洛才名，西汉文章。逢迎随处有，争看坐车郎。秦淮妙处，暂寻个佳人相傍，也要些鸳鸯被、芙蓉妆；你道是谁的，是那南邻大阮，嫁衣全忙。

（生）阮圆老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无故用情，令人不解。（末）圆老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生）请教。（末）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辩。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既为分解。（末）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旦怒介）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钺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拨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末）阿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小旦）把好好东西，都丢一地，可惜，可惜！（拾介）（生）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

【前腔】（生）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奸贤不问青黄。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奸邪，那时群起来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

（末）圆老一段好意，也还不可激烈。（生）我虽至愚，亦不肯从井救人。（末）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生）这些箱笼，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末）正是“多情反被无情恼，乘兴而来兴尽还。”（下）（旦恼介）（生看旦介）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小旦）虽如此说，舍了许多东西，倒底可惜。

【尾声】金珠到手轻轻放，惯成了娇痴模样，辜负俺辛勤做老娘。

（生）些须东西，何足挂念，小生照样赔来。（小旦）这等才好。

（小旦）花钱粉钞费商量，（旦）裙布钗荆也不妨；

（生）只有湘君能解佩，（旦）风标不学世时妆。

## 第二十二出 守楼

甲申十月

(外、小生拿内阁灯笼、衣、银跟轿上)天上从无差月老,人间竟有错花星。(外)我们奉老爷之命,硬娶香君,只得快走。(小生)旧院李家母子两个,知他谁是香君。(末急上呼介)转来同我去罢。(外见介)杨姑老爷肯去,定娶不错了。(同行介)月照青溪水,霜沾长板桥。来此已是,快快叫门。(叫门介)(杂扮保儿上)才关后户,又开前庭;迎官接客,卑职驿丞。(问介)那个叫门?(外)快开门来。(杂开门惊介)呵呀!灯笼火把,轿马人夫,杨老爷来夸官了。(末)哇!快唤贞娘出来。(杂大叫介)妈妈出来,杨老爷到门了。(小旦急上问介)老爷从那里赴席回来么?(末)适在马舅爷相府,特来报喜。(小旦)有什么喜?(末)有个大老官来娶你令爱哩。(指介)

【渔家傲】你看这綵轿青衣门外催,你看这三百花银,一套绣衣。(小旦惊介)是那家来娶,怎不早说。(末)你看灯笼大字成双对,是中堂阁内。(小旦)就是内阁老爷自己娶么?(末)非也。漕抚田公,同乡至戚,赠个佳人捧玉杯。

(小旦)田家亲事,久已回断,如何又来歪缠?(小生拿银交介)你就是香君么,请受财礼。(小旦)待我进去商量。(外)相府要人,还等你商量;快快收了银子,出来上轿罢。(末)他怎敢不去,你们在外伺候,待我拿银进去,催他梳洗。(末接银,杂接衣,同小旦作进介)(小生、外)我们且寻个老表子燥脾去。(俱暂下)(小旦、末、杂作上楼介)(末唤介)香君睡下不曾?(旦上)有甚紧事,一片吵闹。(小旦)你还不知么?(旦见末介)想是杨老爷要来听歌。(小旦)还说甚么歌不歌哩。

【剔银灯】忙忙的来交聘礼,凶凶的强夺歌妓;对着面一时难回避,执着名别人谁替。(旦惊介)唬杀奴也!又是那个天杀的?(小旦)还是田仰,又借着相府的势力,硬来娶你。堪悲,青楼薄命,一霎时杨花乱吹。

(小旦向末介)杨老爷从来疼俺母子,为何下这毒手?(末)不干我事,那马瑶草知你拒绝田仰,动了大怒,差一班恶仆登门强娶。下官怕你受气,特为护你而来。(小旦)这等多谢了,还求老爷始终救解。(末)依我说,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香君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事,能敌他两家势力?(小旦思介)杨老爷说的有理,看这局面,拗不去了。孩儿趁早收拾下楼罢!(旦怒介)妈妈说那里话来!当日杨老爷作媒,妈妈主婚,把奴嫁与侯郎,满堂宾客,谁没看见。现收着定盟之物。(急向内取出扇介)这首定情诗,杨老爷都看过,难道忘了不成?

【摊破锦地花】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末)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也只顾等他么?(旦)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末)呵呀!好性子,又象摘翠脱衣骂阮圆海的那番光景了。(旦)可又来,阮、田同是魏党,阮家妆奁尚且不受,倒去跟着田仰么?(内喊介)夜已深了,快些上轿,还要赶到船上去哩。(小旦劝介)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旦)呸!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

(小旦)事到今日,也顾不得他了。(叫介)杨老爷放下财礼,大家帮他梳头穿衣。(小旦替梳头,末替穿衣介)(旦持扇前后乱打介)(末)

好利害，一柄诗扇，倒象一把防身的利剑。（小旦）草草妆安，抱他下楼罢。（末抱介）（旦哭介）奴家就死不下此楼。（倒地撞头晕卧介）（小旦惊介）呵呀！我儿苏醒，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末指扇介）你看血喷满地，连这诗扇都溅坏了。（拾扇付杂介）（小旦唤介）保儿，扶起香君，且到卧房安歇罢。（杂扶旦下）（内喊介）夜已三更了，诓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末向楼下介）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难舍，其实可怜的。（小旦急介）孩儿碰坏，外边声声要人，这怎么处？（末）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羞了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小旦怕介）求杨老爷救俺则个。（末）没奈何，且寻个权宜之法罢！（小旦）有何权宜之法？（末）娼家从良，原是好事儿，况且嫁与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没造化，你倒替他享受去罢。（小旦急介）这断不能。一时一霎，叫我如何舍得。（末怒介）明日早来拿人，看你舍得舍不得。（小旦呆介）也罢！叫香君守着楼，我去走一遭儿。（想介）不好，不好，只怕有人认得。（末）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辩别。（小旦）即是这等，少不得又妆新人了。（忙打扮完介）（向内叫介）香君我儿，好好将息，我替你去了。（又嘱介）三百两银子，替我收好，不要花费了。（末扶小旦下楼介）

【麻婆子】（小旦）下楼下楼三更夜，红灯满路辉；出户出户寒风起，看花未必归。（小生、外打灯抬轿上）好，好，新人出来了，快请上轿。（小旦别末介）别过杨老爷罢。（末）前途保重，后会有期。（小旦）老爷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儿。（末）自然。（小旦上轿介）萧郎从此路人窥，侯门再出岂容易。（行介）舍了笙歌队，今夜伴阿谁。

（俱下）（末笑介）贞丽从良，香君守节，雪了阮兄之恨，全了马舅之威！将李代桃，一举四得，倒也是个妙计。（叹介）只是母子分别，未免伤心。

匆匆夜去替蛾眉，一曲歌同易水悲；  
燕子楼中人卧病，灯昏被冷有谁知。（下）

## 第二十四出 骂筵

乙酉正月

【缕缕金】（副净扮阮大铖吉服上）风流代，又遭逢，六朝金粉样，我偏通。管领烟花，衔名供奉。簇簇新帽乌衬袍红，皂皮靴绿缝，皂皮靴绿缝。

（笑介）我阮大铖，亏了贵阳相公破格提掇，又取在内庭供奉；今日到任回来，好不荣耀。且喜今上性喜文墨，把王铎补了内阁大学士，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区区不才，同在文学侍从之班；天颜日近，知无不言。前日进了四种传奇，圣心大悦；立刻传旨，命礼部采选宫人，要将《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我想这本传奇，精深奥妙，倘被俗手教坏，岂不损我文名。因而乘机启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强似教书。”圣上从谏如流，就命广搜旧院，大罗秦淮，拿了清客妓女数十人，交与礼部拣选。前日验他色艺，都只平常；还有几个有名的，都是杨龙友旧交，求情免选，下官只得勾去。昨见贵阳相公说道：“教演新戏是圣上心事，难道不选好的，倒选坏的不成？”只得又去传他，尚未到来。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佳节，下官约同龙友，移樽赏心亭；邀俺贵阳

师相，饮酒看雪。早已吩咐把新选的妓女，带到席前验看。正是：花柳笙歌隋事业，谈谐裙屐晋风流。（下）

【黄莺儿】（老旦扮卞玉京道妆背包急上）家住蕊珠宫，恨无端业海风，把人轻向烟花送。喉尖唱肿，裙腰舞松，一生魂在巫山洞。俺卞玉京，今日为何这般打扮？只因朝廷搜拿歌妓，逼俺断了尘心。昨夜别过姊妹，换上道妆，飘然出院，但不知那里好去投师。望城东，云山满眼，仙界路无穷。

（飘颻下）（副净、外、净扮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三清客上）

【皂罗袍】（副净）正把秦淮箫弄，看名花好月，乱上帘栊。凤纸签名唤乐工，南朝天子春心动。我丁继之年过六旬，歌板久抛；前日托过杨老爷，免我前往，怎的今日又传起来了。（外净）俺两个也都是免过的，不知又传，有何话说。（副净拱介）两位老弟，大家商量，我们一班清客，感动皇爷，召去教歌，也不是容易的。（外净）正是。（副净）二位青年上进，该去走走，我老汉多病年衰，也不望甚么际遇了。今日我要躲过，求二位遮盖一二。（外）这有何妨，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净）是是！难道你犯了王法，定要拿去审问不成。（副净）既然如此，我老汉就回去了。（回行介）急忙回首，青青远峰；逍遥寻路，森森乱松。（顿足介）若不离了尘埃，怎能免得牵绊。（袖出道巾、黄绦换介）（转头呼介）二位看俺打扮罢，道人醒了扬州梦。

（摇摆下）（外）咦！他竟出家去了，好狠心也。（净）我们且坐廊下晒暖，待他姊妹到来，同去礼部过堂。（坐地介）（小旦扮寇白门，丑扮郑妥娘，杂扮差役跟上）（小旦）桃片随风不结子。（丑）柳绵浮水又成萍。（望介）你看老沈老张不约俺一声儿，先到廊下向暖，我们走去，打他个耳刮子。（相见，诨介）（外问杂介）又传我们到那里去？（杂）传你们到礼部过堂，送入内庭教戏。（外）前日免过俺们了。（杂）内阁大老爷不依，定要借重你们几个老清客哩。（净）是那几个？（杂）待我瞧瞧票子。（取票看介）丁继之、沈公宪、张燕筑。（问介）那姓丁的如何不见？（外）他出家去了。（杂）既出了家，没处寻他，待我回官罢！（向净、外介）你们到了的，竟往礼部过堂去。（净）等他姊妹到齐着。（杂）今日老爷们秦淮赏雪，吩咐带着女客，席上验看哩。（外、净）既是这等，我们先去了。正是：传歌留乐府，擷笛傍宫墙。（下）（杂看票问小旦介）你是寇白门么？（小旦）是。（杂问丑介）你是卞玉京么？（丑）不是，我是老妥。（杂）是郑妥娘了。（问介）那卞玉京呢？（丑）他出家去了。（杂）咦！怎么出家的都配成对儿。（问介）后边还有一个脚小走不上来的，想是李贞丽了？（小旦）不是，李贞丽从良去了！（杂）我方才拉他下楼，他说是李贞丽，怎的又不是？（丑）想是他女儿顶名替来。（杂）母子总是一般，贝少不了数儿就好了。（望介）他早赶上来也。

【忒忒令】（旦）下红楼残腊雪浓，过紫陌早春泥冻；不惯行走，脚儿十分痛。传凤诏，选蛾眉，把丝鞭，骑骏马；催花使乱拥。

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杂喊介）快些走动！（旦到介）（小旦）你也下楼了，屈尊，屈尊。（丑）我们造化，就得服侍皇帝了。（旦）情愿奉让罢。（同行介）（杂）前面是赏心亭了，内阁马老爷，光禄阮老爷，兵部杨老爷，少刻即到。你们各人整理伺候。（杂同小旦、丑下）（旦私语介）难得

他们凑来一处，正好吐俺胸中之气。

【前腔】赵文华陪着严嵩，抹粉脸席前趋奉；丑腔恶态，演出真鸣凤。俺做个女衿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

（净扮马士英，副净扮阮大铖，末扮杨文骢，外、小生扮从人喝道上）  
（旦避下）（副净）琼瑶楼阁朱微抹。（末）金碧峰峦粉细勾。（净）好一派雪景也。（副净）这座赏心亭，原是看雪之所。（净）怎么原是看雪之所？（副净）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图，赐与丁谓。说道：“卿到金陵，可选一绝景处张之。”因建此亭。（净看壁介）这壁上单条，想是周昉雪图了。（末）非也。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净）妙妙！你看雪压钟山，正对图画，赏心胜地，无过此亭矣。（末吩咐介）就把炉、榼、游具，摆设起来。（外、小生设席坐介）（副净向净介）荒亭草具，恃爱高攀，着实得罪了。（净）说那里话。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权贵，费千金盛设，十分丑态，一无所取，徒传笑柄。（副净）晚生今日扫雪烹茶，清谈攀教，显得老师相高杯雅量，晚生辈也免了几笔粉抹。（净）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末）虽然利害，却也公道，原以儆戒无忌惮的小人，非为我辈而设。（净）据学生看来，都吃了奉承的亏。（末）为何？（净）你看前辈分宜相公严嵩，何尝不是一个文人，现今《鸣凤记》里抹了花脸，着实丑看。岂非赵文华辈奉承坏了。（副净打恭介）是是！老师相是不喜奉承的，晚生惟有心悦诚服而已。（末）请酒！（同举杯介）（副净问外介）选的妓女，可曾叫到了么？（外禀介）叫到了。（杂领众妓叩头介）（净细看介）（吩咐介）今日雅集，用不着他们，叫他礼部过堂去罢。（副净）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净）留下那个年小的罢。（众下）（净问介）他唤什么名字？（杂禀介）李贞丽。（净笑介）丽而未必贞也。（笑问副净介）我们扮过陶学士了，再扮一折党太尉如何？（副净）妙妙！（唤介）贞丽过来斟酒唱曲。（旦摇头介）（净）为何摇头？（旦）不会。（净）呵呀！样样不会，怎称名妓。（旦）原非名妓。（掩泪介）（净）你有甚心事，容你说来。

【江儿水】（旦）妾的心中事，乱似蓬，几番要向君王控。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惶恐。

（净）原来有这些心事。（副净）这个女子却也苦了。（末）今日老爷们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旦）杨老爷知道的，奴家的冤苦，也值当不的一诉。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

（净怒介）哇！这妮子胡言乱道，该打嘴了。（副净）闻得李贞丽，原是张天如、夏彝仲辈品题之妓，自然是放肆的。该打该打！（末）看他年纪甚小，未必是那个李贞丽。（旦恨介）便是他待怎的！

【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副净）好大胆，骂的是那个，快快采去丢在雪中。（外采旦推倒介）（旦）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副净）这奴才，当着内阁大老爷，这般放肆，叫我们都开罪了。可恨可恨！（下席踢旦介）（末起拉介）（净）罢罢！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了俺宰相之度。（末）是是！丞相之尊，娼女之贱，天地悬绝，何足介意。（副净）也罢！启过老师相，送入内庭，

拣着极苦的颜色，叫他去当。（净）这也该的。（末）着人拉去罢！（杂拉旦介）（旦）奴家已拼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心鹃血满胸。（拉旦下）（净）好好一个雅集，被这奴才搞乱坏了。可笑，可笑！（副净、末连三揖介）得罪，得罪！望乞海涵，另日竭诚罢。（净）兴尽宜回春雪棹。（副净）客羞应斩美人头。（净、副净从人喝道下）（末吊场介）可笑香君才下楼来，偏撞两个冤对，这场是非免不了的；若无下官遮盖，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罢罢！选入内庭，倒也省了几日悬挂；只是媚香楼无人看守，如何是好？（想介）有了，画友蓝瑛托俺寻寓，就接他暂住楼上：待香君出来，再作商量。

赏心亭上雪初融，煮鹤焚琴宴钜公；

恼杀秦淮歌舞伴，不同西子入吴宫。

### 第三十八出 沉江

乙酉五月

【锦缠道】（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只落了一堆尸软。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那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拼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捨孤立之君。故此缢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指介）那城阙隐隐，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软，不能走动，如何是好？（惊介）呀！何处走来这匹白骡，待俺骑上，沿江跑去便了。（骑骡，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骡鞞，空江野路，哭声动九原。日近长安远，加鞭，云里指宫殿。

（副末扮老赞礼背包裹跑上）残年还避乱，落日更思家。（外撞倒副末介）（副末）呵哟哟！几乎滚下江去。（看外介）你这位老将爷没好眼色！（外下骡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问你，从哪里来的？（副末）南京来的。（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还不知么，皇帝老子逃去两三日了。目下北兵过江，满城大乱，城门都关的。（外惊介）呵呀，这等去也无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宗，怎的半壁江山也不能保住呀。（副末惊介）听他哭声，倒像是史阁都。（问介）你是史老爷么？（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认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曾在太平门外伺候过老爷的。（外认介）是呀！那日恸哭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敢。请问老爷，为何这般狼狈？（外）今夜扬州失陷，才从城头缢下来的。（副末）要向那里去？（外）原要南京保驾，不想圣上也走了。（顿足哭介）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登高望介）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胜黄土，一丈江鱼腹宽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得冠裳而去。（摘帽，脱袍、靴介）摘脱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爷竟像要寻死的模样。（拉住介）老爷三思，不可短见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

（跳入江翻滚下介）（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爷呀！好一个尽节忠臣，若不遇着小人，谁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

(丑扮柳敬亭，携生忙上)偷生辞狱吏，避乱走天涯。(末扮陈贞慧，小生扮吴应箕，携生忙上)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生呼介)定兄，次兄，日色将晚，快些走动。(末，小生)来了。(丑)我们出狱，不觉数日，东藏西躲，终无栖身之地。前面是龙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罢！(末)是，是。(见副末介)你这位老兄，为何在此恸哭？(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适才撞见史阁部老爷投江而死，由不的伤心哭他几声。(生)史阁部怎得到此？(副末)今夜扬州城陷，逃到此间，闻的皇帝已走，跣了跣脚，跳下江去了。(生)那有此事？(副末指介)这不是脱下的衣服、靴、帽么！(丑看介)你看衣裳里面，浑身硃印。(生)待俺认来。(读介)“钦命总督江北等处兵马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印”。(生惊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末)设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副末设衣冠介)(众拜哭介)

【古轮台】(合)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生拍衣冠大哭介)(丑)阁部尽节，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过哀，大家分手罢！(生指介)你看一望烟尘，叫小生从那里归去？(末)我两人绕道前来，只为送兄过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随俺南行。(生)这纷纷乱世，怎能终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罢！(小生)侯兄主意若何？(生)我和敬亭商议，要寻一深山古寺，暂避数日，再图归计。(副末)我老汉正要向栖霞山去，那边地方幽僻，尽可避兵，何不同往？(生)这等极妙了。(末、小生)侯兄既有栖身之所，我们就此作别罢！(拜别介)伤心当此日，会面是何年。(末、小生掩泪下)(生问副末介)你到栖霞山中，有何公干？(副末)不瞒相公说，俺是太常寺一个老赞礼，只因太平门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虚应故事，我老汉动了一番气恼，当时约些村中父老，捐施钱粮，趁着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祯皇帝建一个水陆道场。不料南京大乱，好事难行，因此携着钱粮，要到栖霞山上，虔请高僧，了此心愿。(丑)好事，好事！(生)就求携带同行便了。(副末)待我收拾起这衣服、靴、帽。(丑)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处去？(副末)我想扬州梅花岭是他老人家点兵之所，待大兵退后，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阁部千秋佳城了。(生)如此义举，更为难得。(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随行介)

【余文】山云变，江岸迁，一霎时忠魂不见，寒食何人知墓田。

(副末)千古南朝作话传，(丑)伤心血泪洒山川；

(生)仰天读罢《招魂》赋，(副末)扬子江头乱瞑烟。

#### 续四十出 余韵

戊子九月

【西江月】(净扮樵子挑担上)放目苍崖万丈，拂头红树千枝；云深猛虎出无时，也避人间弓矢。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樵夫剩得命如丝，满肚南朝野史。在下苏崑生，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载，俺就不曾回家，往来牛首、栖霞，采樵度日。谁想柳敬亭与俺同志，买只小船，也在此捕鱼为业。且喜山深树老，江阔人稀；每日相逢，便把

斧头敲着船头，浩浩落落，尽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柴担早歇，专等他来促膝闲话，怎的还不见到。（歇担盹睡介）（丑扮渔翁摇船上）年年垂钓鬓如银，爱此江山胜富春；歌舞丛中征战里，渔翁都是过来人。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后，就这龙潭江畔，捕鱼三载，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练，正好寻苏崑生饮酒谈心。（指介）你看，他早已醉倒在地，待我上岸，唤他醒来。（作上岸介）（呼介）苏崑生，（净醒介）大哥果然来了。（丑拱介）贤弟偏杯呀！（净）柴不曾卖，那得酒来。（丑）愚兄也没卖鱼，都是空囊，怎么处？（净）有了，有了，你输水，我输柴，大家煮茗清谈罢。（副末扮老赞礼，提弦携壶上）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见介）原来是柳、苏两位老哥。（净、丑拱介）老相公怎得到此？（副末）老夫住在燕子矶边，今乃藏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降生之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赛已毕，路过此间。（净）为何挟着弦子，提着酒壶？（副末）见笑见笑！老夫编了几句神弦歌，名曰〔问苍天〕。今日弹唱乐神，社散之时，分得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饮三杯罢。（丑）怎好取扰。（副末）这叫做“有福同享”。（净、丑）好，好！（同坐饮介）（净）何不把神弦歌领略一回？（副末）使得！老夫的心事，正要请教二位哩。（弹弦唱巫腔）（净、丑拍手衬介）

【问苍天】新历数，顺治朝，岁在戊子；九月秋，十七日，嘉会良时。击神鼓，扬灵旗，乡邻赛社；老逸民，剃白发，也到丛祠。椒作栋，桂为楣，唐修晋建；碧和金，丹间粉，画壁精奇。貌赫赫，气扬扬，福德名位；山之珍，海之宝，总掌无遗。超祖祢，迈君师，千人上寿；焚郁兰，奠清醑，夺户争墀。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六十岁，花甲週，桑榆暮矣；乱离人，太平犬，未有亨期。称玉斝，坐琼筵，尔飡我看；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臣稽首，叫九阍，开聋启聩；宣命司，检禄籍，何故差池。金阙远，紫宸高，苍天梦梦；迎神来，送神去，舆马风驰。歌舞罢，鸡豚收，须臾社散；倚枯槐，对斜日，独自凝思。浊享富，清享名，或分两例；内才多，外财少，应不同规。热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师。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

（唱完放弦介）出丑之极。（净）妙绝！逼真《离骚》、《九歌》了。（丑）失敬，失敬！不知老相公竟是财神一转哩。（副末让介）请于此酒。（净咂舌介）这寡酒好难吃也。（丑）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净）是什么东西？（丑）请猜一猜。（净）你的东西，不过是些鱼鳖虾蟹。（丑摇头介）猜不着，猜不着。（净）还有什么异味？（丑指口介）是我的舌头。（副末）你的舌头，你自下酒，如何让客。（丑笑介）你不晓得，古人以《汉书》下酒；这舌头会说《汉书》，岂非下酒之物？（净取酒斟介）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汉书》说来。（副末）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丑）既然《汉书》太长，有我新编的一首弹词，叫做〔秣陵秋〕，唱来下酒罢。（副末）就是俺南京的近事么？（丑）便是！（净）这都是俺们耳闻眼见的，你若说差了，我要罚的。（丑）包管你不差。（丑弹弦介）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照盲女弹词唱介）



【秣陵秋】陈隋烟月恨茫茫，并带胭脂土带香；骀荡柳绵沾客鬓，叮咛莺舌恼人肠。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歛早擅场，力士签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指马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灯已错从头认，社党重钩无缝藏；借手杀仇长乐老，胁肩媚贵半闲堂。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谏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琼花劫到雕栏损，玉树歌终画殿凉；沧海迷家龙寂寞，风尘失伴凤傍徨。青衣衔璧何年返，碧血溅沙此地亡；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淮扬泗，难整乾坤左史黄。建帝飘零烈帝惨，英宗困顿武宗荒；那知还有福王一，临去秋波泪数行。

（净）妙妙！果然一些不差。（副末）虽是几句弹词，竟似吴梅村一首长歌。（净）老哥学问大进，该敬一杯。（斟酒介）（丑）倒叫我吃寡酒了。（净）愚弟也有些须下酒之物。（丑）你的东西，一定是山肴野蔌了。（净）不是，不是。昨日南京卖柴，特地带来的。（丑）取来共享罢。（净指口介）也是舌头。（副末）怎的也是舌头？（净）不瞒二位说，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净）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副末掩泪介）不料光景至此。（净）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没一个人影儿。（丑）那长桥旧院，是咱们熟游之地，你也该去瞧瞧。（净）怎的没瞧，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丑捶胸介）咳！恸死俺也。（净）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

【哀江南】【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沉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哞哞。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指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景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副末掩泪介）妙是绝妙，惹出我多少眼泪。（丑）这酒也不忍入唇了，

大家谈谈罢。（副净时服，扮皂隶暗上）朝陪天子辇，暮把县官门；皂隶原无种，通侯岂有根。自家魏国公嫡亲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了区区一口。没奈何在上元县当了一名皂隶，将就度日。今奉本官签票，访拿山林隐逸，只得下乡走走。（望介）那江岸之上，有几个老儿闲坐，不免上前讨火，就便访问。正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前行见介）老哥们有火借一个？（丑）请坐！（副净坐介）（副末问介）看你打扮，象一位公差大哥。（副净）便是！（净问介）要火吃烟么，小弟带有高烟，取出奉敬罢。（敲火取烟奉副净介）（副净吃烟介）好高烟，好高烟！（作晕醉卧倒介）（净扶介）（副净）不要拉我，让我歇一歇，就好了。（闭目卧介）（丑问副末介）记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着史阁部衣冠，要葬在梅花岭下，后来怎样？（副末）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齐集梅花岭，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曾立得碑碣。（净）好事，好事，只可惜黄将军刎颈报主，抛尸路旁，竟无人埋葬。（副末）如今好了，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检骨殓殓，起了一座大大的坟茔，好不体面。（丑）你这两件功德，却也不小哩。（净）二位不知，那左宁南气死战船时，亲朋尽散，却是我老苏殓殓了他。（副末）难得，难得。闻他儿子左梦庚袭了前程，昨日扶柩回去了。（丑掩泪介）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副净醒，作悄话介）听他说话，象几个山林隐逸。（起身问介）三位是山林隐逸么？（众起拱介）不敢，不敢，为何问及山林隐逸？（副净）三位不知么，现今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个老赞礼，那里去得。（丑、净）我两个是说书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渔翁樵子，益发不中了。（副净）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副末）啐，征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定是你这衙役们奉行不善。（副净）不干我事，有本县签票在此，取出你看。（取看签票欲拿介）（净）果有此事哩。（丑）我们竟走开如何？（副末）有理，避祸今何晚，入山昔未深。（各分走下）（副净赶不上介）你看他登崖涉涧，竟各逃走无踪。

【清江引】大泽深山随处找，预备官家要。抽出绿头签，取开红圈票，把几个白衣山人吓走了。

（立听介）远远闻得吟诗之声，不在水边，定在林下，待我信步找去便了。（急下）（内吟诗曰）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方成培

雷峰塔

第二十五出 水 斗

(旦上，贴摇船随上)(旦)

【北黄钟醉花阴】恩爱夫妻难撇掉，因此上慌忙来到。只怕他听萋斐把奴抛，枉耽着一向勤劳。奴家只为许郎要往金山寺中拈香，不能劝止。虽经嘱咐，莫至讲堂听那法海之言，他虽允从而去，奴家到底不能放心。为此同着青儿，乘风鼓棹而来，接他回去。(贴)娘娘，官人的磨折，不是一次了，为何今番这般着急？(旦)你不知，这金山寺中有个法海禅师，法力无边，不比凡僧。许郎倘被他点悟，我终身就无结局了。(贴)娘娘，倘官人听信法海言语，竟不回来，怎么处？我每想个计策，好歹弄他回来才好。(旦)我早已安排计较，且到彼再处。(贴)待我将船儿掉过去。(旦)咳，许郎！俺和你非关小，当面的嘱咐伊多遭，我只怕猛回头归佛教。

(贴)娘娘，已到金山了。(旦)把船儿挽住山前，你放喊叫官人出来便了。(贴)是。官人快些出来！娘娘在此迎接你回去，快些出来！(丑上)谁人山门前喊叫？原来是两位娘娘，你呵，是烧香个？(贴)不是。(丑)还愿个？(贴)也不是。(丑)介也差异哉，弗是烧香，又弗是还愿，娘娘家到和尚寺做儻？(贴)啐！我家官人在里面拈香，烦你快唤他出来。(丑)人多得极，晓得哪个是你官人？(贴)叫许宣。(丑)嘎，有个。我神师弗肯叫渠下山哉。(旦、贴急介)却是为何？(丑)神师说：渠有甚妖怪，(旦、贴)呵？(丑)勿是，有甚白蛇青蛇缠扰渠。你官人一心要出家，勿肯归来哉，你每归去罢。(旦)走，胡说！人家夫妇，怎生擅自拆散？你快去报与法海知道，若不放出官人，叫你每一寺的和尚，(丑)敢是有儻布施？(旦)俱是个死！(丑)哎哟，凶得紧！我去报与禅师知道。禅师有请！(外引生上)(外)

【南画眉序】忽听语声嘈，想是此妖前来到。(丑)禅师，山门前有两个堂客，要寻许官人的，口中好生利害。(生)此妖来了，怎么处？(外)不妨，你且躲在里面，待我去会他。(生)是。(下)(外)慧澄，取我随身的法宝来！(丑应介)(持钵盂禅杖随上)(外)他便有毒龙般伎俩，俺只做螭蜒相瞧。(贴)秃驴！快唤俺官人出来！(外)唔？(旦)老禅师，快叫我官人出来回去。(外)孽畜呵，孽畜！你爱河里欲浪滔滔，早回头免生悲悼。(旦)你若不放我官人，决不与你干休！(外)劝伊休得胡厮闹，现形时被人惊笑。(旦)

【北喜迁莺】您休把虚脾来掉，您休把虚脾来掉。(外)你丈夫已皈依三宝了。(旦)口咄咄装甚么的么？(转对贴介)怎不心焦！(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此处是庄严佛地，休得在此胡缠。(旦)哎呀，急得我满胸中气恼，怎把俺恩爱儿夫来蔽着！秃驴，你快还我丈夫便罢！(外)不放便怎么？(旦)你若不放我丈夫，教你性命霎时休矣！(外)你有甚道术，辄敢大言？(旦)阿呀，心懊恼，你明欺俺道术细小。您如今自把灾招，您如今自把灾招。(外)

【南画眉序】伊慢肆咆哮，一味逞能施强暴。(贴)老师父，还俺官人罢！(外)他被你妖氛缠惹，怎不想开交？叹孽缘数尽难逃，他似梦南柯被咱推

觉。（旦）快还俺官人的好。（外）自今休想仙郎面，不回头取祸非小。

（旦）秃驴这等无理，俺来擒你也。（外将拂一指介）哇！（丑暗下）护法神何在？（内应介）来也。（旦、贴作圆望，上船，疾摇下）（杂扮众神将上）禅师有何法旨？（外）今有妖魔，在此作耗，与我速速擒来！（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败下）（二神上）启禅师，妖魔遁去也。（内作水声介）（龟、蟹上，舞下）（旦、贴上）秃驴，快快还我官人来！（外）孽畜，凭你有甚妖法，何怯于汝？我已将他皈依三宝，再不回来了。（旦）真个？（外）真个。（旦）果然？（外）果然。（旦）咦，

【北出队子】休得把胡言乱语，为了俺意中人将你命轻抛。（贴）娘娘，还是好好去求他，或者肯放官人，亦未可知。（旦）也说的是吓。老禅师，你是佛门弟子，岂无菩提之心？望您个发慈悲方便放渠曹。（拜介）俺这里，俺这里礼拜焚香折柳腰。（外）我已将你妖变的根由，一一点明。他害怕，不肯与你为夫妇，你只管苦苦缠他怎的？（旦、贴起介）（旦）呵唷，我这般哀求，只是不肯放还。你拆散人家夫妻，天理何在？（外）你这妖孽，既知天理，为何在人间害人？（旦）我敬夫如天，何曾害他？你明明煽惑人心，使我夫妻离散。你既不仁，罢了，我和你誓不两立也！（贴）娘娘，与这秃驴见个高下。（旦）只看俺女罗刹，把您万刚凌迟，将皮来剥。

（外）妖孽，你这等猖狂，好生交架俺青龙禅杖者！（丢杖介，旦接旋下）（外、众合）

【南滴溜子】一任你，一任你妖氛混绕，俺自有佛力至妙，何必向吾作耗？威风只么休，踊跃何堪消。宝杖降魔，怎肯轻饶了。

（旦、贴上）秃驴，你将青龙禅杖来降俺，俺岂惧汝！（外）俺佛力无边。（旦）呀，

【北刮地风】您道佛力无边任逍遥，俺也能飞度冲霄。休言大觉无穷妙，只看俺怯身躯也不怕分毫。您是个出家人，为甚么铁心肠生擦擦拆散了俺凤友鸾交？把活泼泼好男儿坚牢闭着。把那佛道儿絮絮叨叨，我不耐吁喳喳这般烦挠。你若放我夫妇团圆，万事全休。（外）我不放便怎么？（旦）咳，秃驴嘎！你若执意如此，管教您一寺尽嚎陶！（外）他如今似梦断方醒，（旦）只怕你要夜迢迢梦断魂消。（外）

【南滴滴金】劝伊行不必心焦躁，似春蚕空吐情丝自缠扰。夫妻恩爱虽非小，你丈夫呵，悟邪魔在山中藏躲着。你便是钟情年少，何须恁殷勤来细讨。掘树寻根，枉想在这遭。

（旦）你不还我丈夫，咦，我恨不得食汝之肉！（外）只管胡缠，护法神与我将风火蒲团祭起空中者！（众）领法旨。（风火神上，战介，败下）（旦、贴上）秃驴，你的法宝安在？（贴）老禅师，放还俺官人罢！（外）胡说！（旦）你这无知的秃驴呵！

【北四门子】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快送出共衾同枕人来到。（外）你早早回头，免生后悔。（旦）哎唷唷，我恨恨恨，恨，恁个不动摇，怪他个遮遮躲躲装圈套。怎怎怎，怎不容俺共入鲛绡。（外）你何苦执迷，快回峨眉修炼去罢！（旦）您教俺回峨眉别岫飘，把恩爱抛，便作您活弥陀也动不的俺心儿似漆胶。望您个放儿夫相会早。细思量，这牵情心肠怎掉。（外）

【南鲍老催】直恁泪浇，翻波欲海孽浪高，泥犁堪悲苦怎熬？渺茫茫多罪业难消缴，腾腾烈焰如焚燎。我把他迷途救出缘非眇，庶不负大悲心，如来教。

(旦)秃驴，你执意如此，罢，说不得了。水族每！(内应，蟹、虾、龟、蚌上)湖主有何吩咐？(旦)与我把水势大作，漫过金山，救俺官人便了。(众)得令。(合)

【北水仙子】恨恨恨，恨佛力高，怎怎怎，怎教俺负此良宵好？悔悔悔，悔今朝放了他前来到。只只只，只为怀六甲把愿香还祷。他他他，他点破了欲海潮。俺俺俺，俺恨妖僧谗口调刁。这这这，这痴心好意枉徒劳。是是是，是他负心自把恩情剿。苦苦苦，苦的咱两眼泪珠抛。(下)

(丑上)呵呀，禅师不好了，江中水势大作，一直漫上山来了。(外)不妨，此乃妖魔法术，把我这架裳，罩住山头，水势自然退去矣。(丑应下)(外)护法神，速将水族驱除者！(二神将)领法旨。(追杀蟹、虾、龟、蚌下)(外)护法神，与我将此钵盂罩住此妖！(众)领法旨。(旦、贴杀上，贴暗下。杂祭钵，净魁星上，旦遁下，净随下)(众)启禅师，才祭起宝钵，忽被文曲星托住，不能罩住此妖。(外)嘎，原来如此。与我收回宝钵者。速退。(众应下)(丑上)如今是好了，几乎做子汤团。(外)请许宣出来。(丑)许官人有请。(生上)禅师，可曾收那妖孽？(外)这孽畜，腹中怀孕，不能收取。(生)他如今往那里去了？(外)他此去，必往临安，到你姐丈家中安身。待我送你到彼，了此孽缘。(生)阿呀，禅师，他此去必然怀恨于我，想此番见面，必然害我残生。弟子宁死江心，决不与他相聚的噱！(外)不妨。你与他宿缘未满，决无相害之心。倘有甚言语，总推在老僧身上便了。待他到家分娩之后，可于净慈寺寻我，那时我自有处。(生)多谢禅师。(外)

【双声子】缘未了，缘未了，同六甲文星照。休急暴，休急暴，且速往佯陪告。待分娩满月到，付伊钵将他收罩，罩此妖饶。(生)

【尾声】急急离了金山道，赴临安途路非遥，幸遇禅师将缘孽惊觉。

(外)妖精鬼魅斗神通，许 蜡  
云水升沉一会中。 李商隐  
(生)他日愿师容一榻，李 洞  
满帆还有济川功。 韩 宗

蒋士铨

四弦秋

第三出 秋 梦

（副净艄婆摇船，小旦上）

【越调引子】【霜天晓角】空船自守，别恨年年有。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

（副净下）（小旦）〔西江月〕昔住虾蟆陵下，今居舴艋舟中。伯劳飞燕影西东，做了随鸦彩凤。洗却剩脂零粉，禁持细雨斜风。春情已逐晓云空，但与芦花同梦。奴家花退红，自送吴郎往浮梁卖茶去后，音信杳然，叫奴家独守孤舟，依栖江上。韶光过眼，秋气感人，回忆少年情事，好不教人迷闷也呵！

【小桃红】曾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忽忽的伤春后也。我去来江边，怎比他“闺中少妇不知愁”。才眼底又心头，捱不过夜潮生，暮帆收，雁声来趁着虫声逗也。靠牙樯数遍更筹，难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觅封侯。

（伏几睡介）（老旦上）以因成梦，因尽则醒；一切起灭，皆幻泡影。退姐起来！（小旦）呀！你是我的姨娘，多年不见，从何处来。（老旦）因你出京后，我等门户中十分减色。长安豪富子弟如杨崇义、郭万金、刘逸、卫旷等，一个个思想你的琵琶，都来到我家，问你下落。（小旦）哎哟，京中弹琵琶的尽多，何必念着女儿来。（老旦）只为你：

【下山虎】半肩舞袖，一串歌喉，红粉人非旧。银筝自，但弄着鹧弦，让伊好手。（小旦）那康昆仑、郑中丞、段师、杨姑各家的子弟如何了？（老旦）都相继散亡，零落殆尽矣。（小旦泪介）时移物换，不但文人学士逐渐凋零，可叹也，便风月烟花一例休。（老旦）二等人随处有，一等人难与求；百事皆将就，甚人害羞，数不尽重抱琵琶过别舟。哪，你那些旧日朋友都来了，我去备酒来。（下）

（末、净、生、副净扮豪家从人捧金帛上）

【五韵美】戏芳丛，抛红豆，黄金论笏珠论斗，把爱钱人买得笑歪口。来此花退娘家，不免进去。（小旦）呀！列位官人何处来？（末）我们访了几时，方知你移居在此。今日各带薄礼相送，要与你欢聚片时。（小旦）多谢了！姨娘取酒来。（老旦送酒上）列位官人请坐。（净）小厮们，将礼物交与妈妈。（老旦）哎呀呀！好东西呀！（收下）（生）退娘，我们今日来呵，寻花问柳，要听你琵琶新奏。（副净）退娘可还记得我的姓名么？（小旦笑介）怎么不记得。呃！是这个。（净）呃！是这个。（大笑介）兄也太痴了，你为的是这个，他为的是那个。几曾见天下为这个那个的人，岂有记得姓名之理？不过是钻时送，卖处收。君不见到酒散歌阑，大家撒手。（末）休得琐碎，我们坐了吧。

（小旦送酒介）

【五般宜】当日个试花骢伴君冶游，今日个擎玉盏劝君款留。（生）退娘琵琶哩？（小旦）且快饮一回，少停请教，还只怕弹出半林秋。（副净翻酒介）（净）呀，打污了退娘鲜红裙子哩。（小旦）不妨！你看这一点半点，晕痕原有；天长地久，鸾交凤友。只愿洗不淡的浓情，沁奴心都似酒。

（内金鼓喊杀声，众惊散下）（杂扮兵将合战下）（丑扮兵执藤牌赶上，

回身见旦，立住猛叫一声“姐姐”，急下）（小旦呆介）

【山麻秸】看战马风云骤，他为甚带剑飞行，不肯停留。想是主帅厉害，不许片刻迟误。咳呀！天，天那！休，休！他生来不象能长寿，可怜爹娘养我两个，在世上干些甚的事来，分做了尘沙鬼魅，干戈魂魄，粉黛骷髅。

（外，末锦衣花帽白须同上）女学生不要哭了。（小旦）原来是曹师父、

穆师父，一向康健么？（外、末）好，你可好么？（小旦）师父听启：

【黑麻令】抛撇下青楼翠楼，便飘零江州外州，诉不尽新愁旧愁。做了个半老佳人，厮守定芦洲荻洲。（外、末）耐烦些儿吧！（小旦）二位师父在何处过活。（末）我们依旧在梨园承值。（外）因记念你，所以同来看看，不料你也憔悴了。（小旦）多谢师父。（悲介）浑不是花柔柳柔，结果在渔舟钓舟。剩当时一面琵琶，断送了红妆白头。

（内鼓锣五更，外、末下）（小旦仍坐作醒介）呀，原来是一场大梦。

【江城子】我道是低迷燕子楼，却依然身落扁舟。这都是我心中思想结成的哟！为此枕边现出根由。（内吹角介）听孤城画角咽江流，问谁向梦儿中最久。呀！这帕儿上泪痕早则如许也。

【尾声】少年情事堪寻究，泪珠儿把阑干红透。咳！不知他那儿担的新茶可曾卖去否。（下）

## 无名氏

### 挡 马

(付上)

【急口令】笑呵呵，笑呵呵，一心要做一个打喇哥。好不罗嗦！铡马草，喂骆驼，装袋烟儿，伏事这个，伏事那个。若有些儿不称意，鞭子打了无其数，靴尖踢了几百多。仔细思量起，再也不做这个打喇哥！

家住南朝数十秋，撇却爹娘两泪流。生在中华长胡地，柳叶镇上做酒头。咱焦光普，只因那年杨家八虎闯幽州，大破唐二府，将俺失落此地，被萧太后拿住，带到泥鳅殿上要将我斩首。那时我就心生一计，就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娘娘问道：“临斩的孩子，为何又笑又哭？”我说道：“哭的是舍不得家中老母；笑的是可惜我这一双好手。”娘娘又道：“好手要他怎么？”我说道：“好手，好手，能造清香的美酒。”那时娘娘龙心大悦，赏了俺五十两银子，叫俺在这柳叶镇上开了一个酒店。天色已明，不免打开铺面。

【披子】听得笼鸡报过三声晓，惨惨昏昏天又明。家家户户开了店，个个人家开了门。来来往往都是小蛮子，并没有南朝一个人。我将那招牌挂在门儿外，字字行行写得清。上写着羊羔共美酒，下写着腊白共元红。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怀抱琵琶拦门坐，等待南来北往人。(旦上)

【前腔】杨八姐打马过北关，地北天南总一般。来来往往都是萧邦汉，女娘怀抱着小婴孩。耳边厢忽听得琵琶声响，我且打马儿闯过了关。(付)

【小曲】昔日昭君和北番，怀抱琵琶在马上弹；一心舍不得刘天子，声声哭出了雁门关。

【又】雁门关，雁门上无人家，多见树木少见花；前面几棵酸枣树，后面几棵桃杏花。乌里咦呀里古罗咱不儿哇。

【披子】耳边厢听得鸾铃响，丢掉了琵琶往前行。焦光普举眼抬头看，见一个将军少年人。我上前挡住了将军的马，请问将军往那里行？(旦)我是萧后娘娘钦差将，差我关外去探军情。(付)你既是萧后娘娘钦差将，且请你下马饮杯巡。(旦)我和你又非亲来又非故，怎好无故扰店东？(付)将军说话理欠通，自古道：山在西来水在东，五湖四海皆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旦)听得此言就下了能行马。(付)我将马儿拴在马棚中。

(旦)低头进酒店(付)将军四下观。(旦)上边有佛像。(付)供奉关大王。(旦)两傍挂古画。(付)刘海戏金蟾。(旦)壁上有丝弦。

(付)不敢，不敢。小弟会顽顽。将军见礼。(旦)你为何把我搂这么一搂？(付)将军，你南礼也不知，番礼也不晓。上前一抱，是个满礼；深深一恭，名为南礼。(旦)如此，只行南礼。(付)将军请坐。(旦)

【前腔】上面坐下杨八姐。(付)焦光普提着酒壶瓶，满满的斟上一杯酒，叫声将军，与你接个风。(旦)我这里端起一杯酒，自幼不饮第一盅。(付)将军，你道我这酒有毒么？我每满州人的良心最好，我就吃与你瞧。(吃介)我这里忙忙的再斟上第二杯酒，叫声将军，你请饮杯巡。(旦)(呀！)我这里不吃二杯酒，辜负东家一片心。只得干了这杯酒，叫声店家我要行。(付)叫一声将军你且住，姓甚名谁说我听。

(旦)你且不必问我，我且问你。(付)咱姓焦吓。(旦)姓高？(付)焦。(旦)敢是姓赵？(付)哟，将军不懂我的话么？我说这么一个比



方儿你听：红红果儿，绿绿叶儿，放在锅里背啰就脆，啰啰啰，胡啰就焦，啰啰啰。（旦）如此，姓焦？（付）着。将军，倒底你姓什么？

【前腔】非是我店家盘问你，国舅单查外来人。光普睁开双凤眼，仔细看看这将军：他在马上似一个男儿汉，下马来分明是个女佳人。进店门一阵脂粉气，耳朵上还有两个大窟笼。莫不是宋朝的杨——

（旦）哧！住了！（拔剑介）什么杨？（付）我说羊皮袄儿反穿着，请将军吃个羊羔美酒。（旦）店家说话须要小心！（付）

【前腔】我这里一个“杨”字未出口，他那里明明白白扯出了钢锋。呀！自古道：胆小难把将军做，贪生怕死是庸人。你莫不是宋朝的杨八姐？（旦）呀！大胆的哥儿走了风！（杀介）（付）叫声将军你且休动手，我也是南朝一个人。（旦）你既是南朝，家住那里？（付）我家住大国三原县，焦家庄上有声名。（旦）你叫甚名字？（付）我名儿唤做焦光普。（旦）可认得焦赞么？（付）那焦赞是我的叔伯兄。（旦）你不说焦家犹自可，提起焦家我有亲。听说焦家有了后，我喜在眉梢笑在心。请问焦二哥因何来到此？你把情由说我听。（付）我本待要把真情来告诉你，又恐怕墙里说话墙外有人听。我且关起了鸳鸯门两扇，同你到后面去说分明。上前便把小妹问，你到番邦有甚情？（旦）只为父兄身有难，来到幽州探听情；遇着萧兵来战败，因此上假妆番将出关门。（付）八妹，饶你纵有千般智，只恐怕难出这关门。我朝军帅观星斗，说是南朝落下一将星。二国舅造下了排门册，要捉杨家一满门；有人拿得杨家将，一两骨头一两金。

（旦）如此，二哥救我！（付）我有一计，又恐说我讨了八妹的便宜。也罢。

【前腔】焦光普跪在尘埃地，对了苍天把誓盟：上有神来下有神，日月三光作证明。焦光普若有三心并两意，死在千军万马营！要你把青丝来剃下，打个辫子坐在我店中存。（旦）二哥说话不中听，叫我剃掉青丝万不能。（付）你若不把青丝来剃下，教我如何救你身？

（旦）既如此，但凭二哥计议罢。（付）那年大破唐二府，将俺失落在此地，娶了一个老婆，养下了一个儿子，叫做焦立子，是个哑巴子。如今将他杀了，你却妆做我的儿子，住在此间，再作道理。（旦）话虽这等说，岂有为了救我杀你的儿子，做此忍心之事？（付）我真心救你，那顾得儿子？（旦）这个断难为情。（付）我且与你到后面去见了嫂嫂，再作商议。（旦）如此，二哥请。（付）八妹请。（同下）

## 无名氏

### 思凡

(贴上)

【佛曲】昔日有个目连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十万八千有余零。南无佛阿弥陀佛。

削发为尼实可怜，禅灯一盏伴奴眠。光阴易过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小尼赵氏，法名色空；幼入空门，早年披剃。咳！朝参暮拜，念佛看经，何时得了！正是：禅房寂静无人伴，鸟啼花落有谁知？好不伤感人也！

【山坡羊】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共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个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解，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焠。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那曾见死鬼带枷？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想我在此出家，原非本心。

【前腔】只因俺父好看经，俺娘亲爱念佛，暮礼朝参，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供佛。生下我来疾病多，因此上，把奴家舍入在空门，为尼过活。与人家追荐亡灵，不住口的念着弥陀。只听得钟声法鼓，不住手的击磬摇铃；击磬摇铃，擂鼓吹螺。平白地与地府阴司做功课！《多心经》，多念过；《孔雀经》，参不破；惟有那《莲经》七卷是最难学，俺师父在眠里梦里多教过。念几声南无佛，哆哩哆，萨嘛诃的般若波罗。念几声弥陀，呀，恨一声媒婆！念几声娑婆诃，叫，叫一声没奈何！念几声哆哩哆，怎知我感叹还多！

吓！不免到回廊下闲步一回，少遣闷怀则个。(下)(场上锣鼓，烟火，杂扮罗汉觔斗上，觔斗下)(内奏细乐，老旦扮观音，小生善财，旦龙女，生韦驮上)(老旦)

【新水令】孤云出岫下瑶天，笑拈花飞来千片。金龕开觉路，宝筏渡迷川。法力无边，法力无边。慈悲愿普渡迷津汉。

救苦慈悲法力强，竹林鸚鵡弄笙簧。慧眼微开遍宇宙，眉间放出白毫光。我乃南海落伽山观音大士是也。今日登座说法，你看众罗汉鼓舞而来也。

(老旦坐台上，小生、旦立两旁，生立正中，众罗汉跳下，各参见，庄严坐介)(贴上)

【接前】绕回廊，散闷则个。呀！你看两旁罗汉塑得来好不庄严也！又则见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里念着我；一个儿手托香腮，心儿里想着我；一个儿眼倦眉开，朦胧的觑着我。惟有那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光错，光阴过，有谁能，有谁能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他愁我老来时有甚么结果？佛前灯，做不得洞房花烛；香积厨，做不得玳筵东阁；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草蒲团，当不得芙蓉软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裰？见人家夫妻们洒乐，一对对着锦穿罗？阿呀！天呀！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吓，也罢，今日趁师父师兄多不在家，不免逃下山去。倘有些机缘，亦未可知。有理吓有理。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能，孤恁似我？是这等削发缘何？恨只

恨，说谎的僧和俗：那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那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那里有江河两岸流沙佛？那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从今后，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寻一个少年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好了！且喜被我逃下山来了！

**【尾声】**但愿生下一个小孩儿，却不道是快活杀了我！（笑下）

（老旦）善哉！善哉！赵尼凡心顿起，逃下山去，这孽报何日得了也！

众罗汉收拾庄严者。（下）（众跳下）

## 无名氏

### 清风亭

#### 认子

（丑扮地方上）前生烧了断头香，今日衙门当地方。小子周小儿，只因新科状元到清风亭降香，命我前去伺候。闲人闪开！（下）（老生、旦同上）（生唱）

【水底鱼】年老无嗣接香烟。（老旦唱）进也难来退也难。（生白）哎呀，妈妈为何不走？（老旦白）腹内饥饿，难以行走。（生白）前面有一大户人家，待我去讨些饭来你吃。（老旦白）我也去讨。（生白）待我搀扶了你，哎。（念）破屋又遭连夜雨，（老旦念）行船偏遇顶头风。（生白）我道是 大户人家，原来是清风亭。你我进去歇息歇息再走。（老旦）老老，这叫作什么亭？（生白）叫清风亭。（老旦白）你我儿子可是由此亭走的？（生白）正是。（老旦）哎呀！亭子亭子，我的儿子到此，你怎么将他放走？老老，这不叫作清风亭。（生白）叫作什么亭？（老旦白）叫作放儿亭。（生白）也不叫放儿亭，它叫作断肠亭。（哭唱）到如今亭在人不在。（旦）好似乱箭穿胸怀。（生）哭一声娇儿今何在？（旦）我儿一去不回来。（生）盼娇儿哭得肝肠坏，（旦）二老尸骨谁葬埋！

（丑上）呔！闲人闪开，状元在此下马。闪开些，闪开些！亭子内有一个老头儿，一个妇人，待我看看。（看介）好象张元秀夫妇，待我叫一声。那边可是张老伯伯？（老旦白）老老，亭子外面有人叫你。（生白）有人叫我，待我看来，原来是周小哥。（丑白）是我。（生白）周小哥为何一身荣耀？（丑白）侄儿当了地方。（生白）当了地方，少来庆贺。（丑白）岂敢，岂敢。张伯伯，你老人家为何这个样儿？（生白）周小哥，你有所不知，只因你寄保兄弟，逃出在外，我二老得了想儿子的病，生意难做，故而落在乞讨之中。（丑白）真乃可叹。张伯伯，寄保兄弟去了几载？（生白）于今有了三载。（丑白）有三载了。我昨日瞧见新科状元，好象寄保兄弟模样。（老旦急抢白）寄保儿子在那里？（丑白）我晓得你的儿子在那里！（老旦白）你方才可是说我的儿子。（丑白）我说好象你的儿子。（生白）好象我的儿子，那奴才忘恩负义，焉能有此德行！（丑白）张伯伯，他要到清风亭降香，你老人家认认，若是寄保兄弟，你父子相认；不是的，你走你的就是了。（生白）他的人烟甚多，我二老挨挤不上，也是枉然。（丑白）张伯伯，我带你前去赶人，有我就能进前了。（生白）有劳小哥，带我二老前去。（丑白）是了。（生白）如此，我二老随你前去就是了。（丑白）好，你要来吓。（生白）是要来的。妈妈，若是你我的儿子中了状元，你我就好了。（老旦白）若是你我的儿子中了状元，你就是太老爷了。（生白）哽，少不得我就是一位太老爷了。（老旦白）我呢？（生白）你吓，就是太夫人哪。（老旦白）那有个太夫人的样儿？（生白）你我来称呼称呼。（老旦白）好吓，那旁来的，敢是太老爷？（生白）吓，那旁来的，敢是太夫人？（老旦白）不敢，太老爷请。（生白）太夫人请。（老旦白）还是太老爷请。（生白）你我恩爱夫妻，，挽手而行。（老旦白）挽手同行。（生白）你还饿不饿了。（老旦白）不饿了。（生笑）哈哈。（老旦白）

咳，儿吓。（同下）（四青袍科子上）（小生上引）曾记当年在此间，转眼不觉已三年。苍天不绝薛门后，荣耀归家祭祖先。（白）来，传地方。（青袍白）传地方。（丑上白）参见老爷。（小生白）我在此打座，闲人不许往来。（丑白）是吓。天到这时候，他二老怎么还不来呀！（老旦、生同上）（生白）妈妈快走，快走！（丑白）哎，你们来了。（生白）来了，来了，（丑白）上面坐的就是，你们看看是不是。（老旦白）你上前要看明白了。（生白）如此说来，待我细细的看看。哦呀，不错，正是我的儿子。（老旦白）待我看看。（生白）象的。（老旦白）是的，是的。（生白）正是。（丑白）这么说是的？（生白）是的。（丑白）这么说你就是老太爷？（生白）不敢。（丑白）待我与你们叫两顶大轿来？看两顶大轿伺候！（生白）小哥，就是小轿也吧。（丑白）你老人家总是怕花多了钱。进去相认。（生白）待我进去。（老旦白）倘若将你认下，你不要忘了我呀。（生白）我还舍得丢了你呢。儿吓，为父的来了。儿快来迎接。（小生白）恩父来了，待我下位迎接。（两边喝）（生白）为父的来了，儿为何不下位来？（小生白）你是何人，叫我老爷做儿子？（生白）难道儿不认得为父的？（小生白）你姓甚名谁？（生白）为父姓张。（小生白）你姓张，老爷姓薛，怎么是你的儿子？（生白）儿呀，恩父义子，原不同姓的。（小生白）有何为证？（生白）有血书为证。（小生白）取来！（生白）待我取来。（老旦白）可将你认下？（生白）认倒认了，他要那血书为证，你可带来？（老旦白）老天杀的，你老糊涂了，血书被他娘在这清风亭前抢去了，你怎么会忘记了？（生白）倒是妈妈还记得。儿吓，血书前三年在此被儿抢了去了。（小生白）胆大的老乞丐，冒认朝廷官长，不念你年迈，定要重责。（生白）吓，开口老乞丐。不是老乞丐，你早已做了丹梁桥下之鬼，焉能你母子相会，父子团圆？不是打豆腐，焉有今日？你不将为父认下，恐世上人无儿的，再不敢抚养别人的孩儿吓。（唱）

【摇板】你既是读书人胸藏万卷，岂不知哀哀父母礼记篇。怎不知闵子骞留母在堂前。我为你夫妻伤和气，我为你乞讨在街前。抚养儿一十单三载，送在学中读圣贤。莫说你今日身荣耀，就是贫苦也要养椿萱。（小生白）来，将他赶了出去。（生白）这小奴才，将先前父母俱已不认，真乃丧尽天良的狗才！（老旦白）可将你认下？（生白）他丧尽天良，不肯认下。（老旦白）难怪他不认你，当初爱打骂于他；我疼的是他，我进去，他必认找。（生白）哦，是了，你进去，他就认下了。（老旦白）自然，待我进去。（生白）吓，妈妈，将你认下了，不要丢了我。（老旦白）我怎么舍得你这老天杀的。儿吓，为娘的来了，你不认你爹爹，他当初爱打骂于你。为娘的疼的是儿，儿吓，下位来迎接为娘。（小生白）义母来了，待我下位迎接。（两边喝）（小生白）胆大的乞婆，冒认官长，来，将他推了出去。（老旦白）我抚养你一十三载，难道你忘怀了？你既不认，我有一言，你且听了。（唱）可怜我抚养你十三载，今日不认为何来？虽然不是儿的亲父母，养育之恩胜怀胎。

（生白）可将你认下了？（老旦白）他坏了良心了，不肯认下。（生白）哦，他还是不认，随我走。（老旦白）那里去？（老生）挨门乞讨，不想什么荣华富贵。（老旦白）转来。（生白）转来作甚？（老旦白）常言道、若要好，大就小。你上前哀告，他发了慈悲心，就认下了。（生白）他若再不认呢？（老旦白）就下他一跪。（生白）你我二老就屈他

一膝么？（老旦白）是吓。（生白）苍天吓，苍天！这就是我无儿子的下场头！张寄保儿子大老爷。（老旦白）儿子状元老爷。（生白）将我二老休当做恩父恩母，（老旦白）只当是避鼠狸猫。（生白）吃不了的残茶剩饭，（老旦白）赏我二老一碗半碗充饥。（生白）穿不了的破衣烂裳，（老旦白）赏我二老一件两件避寒。（生白）他不认，你我就跪下吓！（老旦白）跪下。（生白）跪下（唱）

【摇板】但愿你光宗耀祖身荣贵，（旦）可怜我二老无根由。（生）张寄保将为父来认下，我的儿吓，（旦）感你的恩情在心头。

（小生白）看他哭的可怜，来，赏他们二百铜钱。（青袍白）吓，老头儿。（生白）作什么？（袍）状元老爷赏下来了。（生白）哦，有了赏了，也好，赏与我们多少银钱？（袍）二百铜钱。（生白）哦，就是这二百铜钱，好大的赏。妈妈起来，状元大老爷有了赏了。（老旦白）多少银钱？（生白）什么银钱，就是这二百铜钱。（老旦白）哦，二百铜钱。（生白）你我的儿子呢？（老旦白）现在亭外。（生白）待我去找。（老旦白）张寄保小畜生，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奴才！想当初，丹梁桥下，将你拾来。可怜一十三载，费尽心血，抚养成人，才有今日。怎么，你一旦为官，丧尽良心，执意不认，就与我二老这二百铜钱。够儿吃的，够儿喝的！天吓，天！这就是我抚养别人家的儿子的下场头！拼我这条老命，与你拼了吧！（碰死下）（生上白）亭子外面无有吓，妈妈，你我儿子没有。（看介）哎呀。（出神介）（白）老来受苦实可怜，有钱无子也枉然。我今无子又无钱，抱养一子接香烟。父母之恩他不认，逼死义母在亭前。抱男抱女世界有，愚者愚来贤者贤。奉劝世人休继子，这报恩，只有这二百钱。张寄保，小奴才，曾记得丹梁桥下拾了儿来，指望接续张门后代香烟。如今儿一步登高不认我二老，还则罢了，反将你恩母逼死，赏与为父这二百铜钱。你这奴才想来，为父的恩养儿一十三载，这二百铜钱，是够儿吃的，够儿穿的？为父的不要，赏与你这奴才钉棺材钉吧。（撒钱介）（碰死下）（丑上白）轿子预备好了，吓，怎么睡在地下了？噢！没有气了。启禀老爷，二老碰死亭前，可以赏他棺木两口。（小生白）两张芦席盖定，拖至荒郊。（丑白）好良心！（小生白）前面什么所在？（丑白）速报寺。（小生白）打道速报寺。（同下）

（四套上，雪、闪上，点绛）（雷祖引）当年纣朝为大臣，一片忠心保乾坤。绝龙岭上归本位，玉帝封我五雷神。（白）我乃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是也。今有张寄保，不认他恩父恩母，玉帝大怒，命吾神用五雷将他击死。雷、闪二将，将张寄保阴魂抓来见我。（雷、闪应下）（追小生上，又下，又上打死）（丑上白）哦！怎么这么大的雨吓！哎呀！怎么不下了？待我拿伞撑下来。吓，什么东西？待我看看。吓，这不是新科的状元吗！吓，我晓得了，他不认恩父恩母，反将他二老逼死亭前。怪不得老天爷将他打死。就是我吓，也要打他两下。哈哈，一个人要交了运，城门也挡不住，你看，还有二百铜钱哪。待我拿了去打点酒喝喝吧！（想介）哎呀，我不敢要，我不敢要。（下）（雷祖白）来，将张寄保尸骨，拖至荒郊，回复玉帝去者。（同下）

## 无名氏

### 庆顶珠

(旦内唱)

【倒板】太湖石上海水发，(末、旦同上，旦唱)

【西皮】江水照得满眼花，青山绿水难描画，那个渔翁得在家？(末唱)父  
女们打鱼在江下，贫穷那怕人笑咱。松篷忙把网来下，(白)暖吓，(旦白)  
爹爹看仔细！(末唱)怎奈我年迈苍苍，气力不加。

(旦白)爹爹年迈了，河下生意难做了。(末白)是吓，为父年迈了，  
河下生意也做不得了。儿吓，把那几尾鲜鱼收拾熟了，为父饮酒。(旦  
白)是。(生、付同上，生唱)

闲来无事江边走，(付唱)海水滔滔往东流。(生唱)钓竿须得南山竹，(付  
唱)不钓鳌鱼誓不休。

(生白)来此已是河下了，知那是萧兄的船，待我叫他一声，萧兄！(旦  
白)爹爹，岸上有人叫你。(末白)吓，是那一个叫我吓？岸上可是李  
俊贤弟么？(生白)正是。(末白)莫非要到小舟上坐坐么？(生白)  
正是。(末白)少待，等我将船摇过来。搭上扶手，顺下跳板。(生白)  
有礼。(末白)还礼。(付白)这就是萧兄么？(生白)正是。(付白)  
久闻萧兄是好的，待我试他一试，试他的武艺如何。(末白)贤弟，这  
是何人？(生白)这就是卷毛虎倪荣。(末白)吓，这就是倪荣贤弟啦！  
(付白)这就是萧兄，请来见礼。(末白)还礼。(付白)吓，招打！  
(末、付打介，末白)呔！(付白)哈，他的的的……(末白)儿吓，  
这是你二位叔父，上前见礼(旦白)二位叔父，这厢有礼。(生、付同  
白)还礼。吓，萧兄，这是何人？(末白)这就是小女。(生、付同白)  
吓，原来就是令爱。(末白)不敢，就是小女。吓，二位贤弟来在小舟，  
无物可敬，只有小鱼美酒奉上。(生、付同白)吓，以此就要叨扰了。  
(旦白)爹爹，酒菜好了。(末白)看酒来！二位贤弟，在小舟上饮酒，  
比不得岸上，不许说“干旱”二字呢。如说“干旱”二字，是要罚酒一  
大杯。(生、付同白)使得呢。(末白)请！(生白)请！(末白)请！  
(付白)干！(末白)罚酒！(笑介)(丑上，唱)

昨日一梦到西霞，酒不酒来茶不茶。一步来在河崖下，船头上坐定一枝花。

(白)吓，船头上坐着这个女子真好，待我仔细瞧瞧他。(瞧介)(付  
白)呔，作什么的(丑白)我是问路的(末白)问的那一家？(丑白)  
问的丁家。(末白)那厢就是。(付白)去罢。(丑白)暖呀，这个人  
好威势吓。(付白)他是作怎么的？(末白)他是问路的。(付白)我  
的哥，他那里是问路的，分明是观他的。(末白)那是什么话！(丑上  
白)走吓，(唱)

离了家中到河下，急忙寻他把话答。

(白)来此已是，呔，那可是萧恩的船吓？(末白)是那个吓？原来是  
丁府大叔，(丑白)不敢。(末白)做什么来了？(丑白)做什么？取  
渔税银子。(末白)吓，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等到河下有了生  
意，改日将银子送上府去。(丑白)你这个改日改得太多了，我来得有  
些不耐烦了。(末白)怎奈无有么，明日一准送去。(丑白)你要不送  
去，又待我来。(末白)有劳大叔的驾。(丑白)罢了。(生白)呔，

走回来！（丑白）你瞧，叫我走过去走过来的，做什么？（生白）你是哪里来的？（丑白）你问我么？丁府上来的。（生白）来做什么？（丑白）做什么？要渔税银子的么！（生白）回去拜上你家爷，说萧恩乃是我好友，将这渔税银子免了便罢。（丑白）如不免，（生白）如若不免，下次与他个大大的不便。（丑白）噯呀，你说这话，吓了我一跳。你叫什么名字？（生白）你问我？我就是混江龙李俊。（丑白）那个混江龙李俊就是你！（付白）呸！滚回来！（丑白）又一个！（付白）你是那里来的？（丑白）你大叔是丁府上来的！（付白）呸！作什么的？（丑白）我是要渔税银子的么。（付白）你回去拜上那扒山虎，说别人的渔税任他讨取，惟有萧兄是个好友，叫他将这渔税免了便罢。（丑白）要不免呢？（付白）要不免，挖他的眼，剥他的皮！（丑白）呵，好利害！你叫甚名字？（付白）我就是卷毛虎倪荣，是你爷爷！（丑白）你什么凑的？（付白）待我打这王八入的！（生、末拦介）（末白）贤弟，不要跟那小人一般见识。（付白）看在二位哥哥，饶了这个狗娘养的。（生、付同白）萧兄，令爱可曾许配人家无有？（末白）许配神箭手花荣之子，名叫花逢春。（生、付同白）吓，门户倒也相对。萧兄年纪迈了，河下的生意不做也罢。（末白）二位贤弟，不做河下生意，家中如何度日？（生白）小弟送来。（末白）何劳贤弟费心。（生、付同白）我等告辞了。（末白）奉送。（生、付同白）不敢。（生唱）

听说令爱许花家，（付唱）久闻此人也不差。（生唱）待到令爱来岳家，（白）萧兄，（唱）准备彩礼来送嫁。（生、付同下）（旦白）爹爹，他是何人？（末白）儿呀，你若问他们，听了：（唱）

【西皮】他本是水浒人豪杰，独擒方腊就是他；金带紫袍他不要，情愿江河做生涯。（白）儿吓，天色已晚，将船摇回去罢。（旦白）是。（末唱）摇往太湖不到家，（旦唱）打渔父女做生涯；（末唱）恋醉不知红尘路，（旦唱）日出扶桑万里华。（同下）

（郭上，白）自己丢别事，专与人儿忙。来此已是，里边有人么？（众杂白）来了，是那个？吓，原来是先生到了。（郭白）劳烦通报。（杂白）郭先生，老爷有请。（净白）家有万户粉，前合与后仓。何事？（杂白）郭先生求见。（净白）请。（郭白）小弟有礼。（净白）请坐。（郭白）告坐。（净白）到此何事？（郭白）今有杭州太守催讨渔税。（净白）也曾差人去讨，想必就回。（丑白）走吓！参见老爷。（净白）回来了。（丑白）回来了。（净白）催讨渔税怎么样了？（丑白）小人前去催讨税银，萧恩说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再等几日差人送来。（净白）这还罢了。（丑白）然后又走两个人来，他问我：“你是那里来的？”我说：“丁府上的。”他说：“回去拜上你家爷，说萧恩是他好友，将这渔税免了便罢。”我说：“不免呢？”那一个就说：“与你个大大的不便！”那一个就说：“要挖你的眼，还要剥你的皮。”（净白）呀，他叫什么名字？（丑白）一个叫混江龙李俊，一个叫卷毛虎倪荣。（净白）吓，有这等事，待我前去会他。（郭白）些些小事，待小弟前去。（净白）怎敢劳动。（郭白）理当效劳。（净白）你们同郭先生前去打仗。（众白）是。（郭白）走罢。（众白）等等我邀教习哪。（郭白）请你师父。（众白）有请师父。（杂白）叫我怎么？（众白）郭先生请你（杂白）郭先生在那里？（众白）先生，我师父来了。（郭



白)吓,教习爷么?(杂白)吓,你是郭先生?有礼。(郭白)还礼,  
(杂白)请我做什么?(郭白)请教习爷打仗。(杂白)怎么,打仗也用我们么?(众白)打仗就是打架。(郭白)吓,就是打架。(众白)提起了打架,是我们的本事,一天不滚蛋,如同无吃饭的一般。(杂白)这个事须要托付你了。(郭白)是交我了。(众白)走吓。(郭白)擒你们的,你们要上那里去?(众白)找萧恩去。(净白)找萧恩你去罢,我不去。(众白)师父不去,我们也不敢去了。(郭白)吓,是了,你们不敢去,叫师父挨打去。(众白)师父去给我们大个胆子,也是好的。(郭白)那个自然。徒弟们,跟着师父走,找萧恩去。(众白)走吓。  
(同下)(末上唱)

【西皮】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架上鸡惊醒了梦里南柯。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他劝我打鱼事一旦去却。我本不当打鱼在家中闲坐,怎奈是家贫寒无计奈何。清早起推柴扉乌鸦飞过,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为何?将身儿来至在草堂闷坐,叫英儿端茶来为父解渴。(旦上,唱)我的母亲去了世丢儿难过,流落在江河上打鱼为活,见了人我只得藏藏躲躲,还是我女孩家对着谁说?我爹爹在草堂呼唤于我,急忙忙上前去问是为何?

(白)爹爹请茶。(末白)唔,为父的言过,不叫你渔家打扮,又是这样打扮。(旦白)孩儿生在渔家,长在渔家,怎么不叫孩儿渔家打扮?(末白)哦,你这不遵为父,就为不孝。(旦白)爹爹莫要生气,孩儿从今以后改过了。(末白)好,看茶来。(旦白)是。(众上白)走吓,吓,到了。(杂白)到了那是啦?(众白)到了萧恩这里。(杂白)这就是他家么?(众白)是他家。(杂白)前去叫门。(众白)谁去叫门?(杂白)你们去叫门。(众白)我们不敢去。(杂白)这块骨头石胎子么?你们都走开,瞧师父的(叫介,小声)萧恩那,萧恩那。(众白)你那大声的叫。(杂白)大声的叫,他听见呢?(众白)为的是叫他听见呢。(杂白)徒弟们都拿起架子来,要大声叫。吓,萧恩师哪!(末白)来了。(杂白)提防着,来了。(末白)你们是那里来的?(杂白)你问我们哪?丁府上来的。(末白)到此作甚?(杂白)要鱼税么,做什么!(末白)昨日言道,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再等几日有了生意,差人送上府去。怎么今日又来了。(杂白)我们来一趟说送去,来二趟说送去,左一趟右一趟,到底是有没有?(末白)没有。(杂白)我们今日要定了。(末白)且慢,我且问你,你们这要鱼税,可有圣上的旨意?(杂白)无有。(末白)六部的公文?(杂白)无有。(末白)一无圣上旨意,二无六部公文,尔等凭着何来?(杂白)凭县太爷所断。(末白)那狗官俱是你们一党。(杂白)吓,萧恩哪!你今日不给鱼税银子,我们今要打架。(末白)幼年之间提起了打架,好有一比。(杂白)比作何来?(末白)好比小娃娃穿鞋的一般。(杂白)怎么讲?(末白)越发的欢喜。(众白)如今呢?(末白)如今年迈了,是打不动架了。(杂白)徒弟们把家伙拿出来!(拿锁介·白)吓,萧恩,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末白)吓,这是什么吓?(杂白)这是你姥姥怕你活不长,给你打来的百家锁,要锁你!(末白)你要锁那个?(杂白)要锁你。(末白)当真的要锁?(末白)当真要锁你。(末白)果然的要锁?(杂白)果然的要锁。(末白)来锁!(杂白)徒弟们,锁这东西!(打介,锁杂介。众拉介,白)锁上了,拉着走。(杂白)得啦,得啦你们

怎么把师父锁上了！（众白）如何把师父锁上了？快放开罢！（杂白）说不得，徒弟上手。一同闪开了。（末打杂介，唱）提起来不由人七孔冒火。（众白）太爷八孔冒烟。（杂白）走开，瞧这一手！（打介，末唱）你在那江河上打探于我，（杂白）我亦早知道你。（末唱）俺萧恩最不怕虎狼一窝。（杂白）你也不认得太爷。（末唱）你本是奴下奴敢来欺我！（众白）师父，他骂咱们奴下奴。（杂白）咱们奴下奴是丁府上的，不是他萧恩的。（末白）呸！（唱）休得要闹嚷嚷倚仗人多。怒起来我这里一拳一个，管叫你臭屎蛋命见阎罗！（打介，众下。杂白）打了半天，也打不出个名儿来。（末白）怎么叫名儿？（杂白）你瞧这几抱写。（旦上，打介，下）（末唱）想不到遇见他们这是怎说？

（白）儿吓，看为父的衣帽来！（旦白）爹爹要上那里去？（末白）为父的要前去告他们。（旦白）爹爹，常言道：“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不去也罢。（末白）不要管为父，看衣帽过来。（旦白）吓，爹爹要小心了。（末白）好好看守门户。（末下）（众上，杂白）走吓。

（众白）那里去？（杂白）回去养伤去。（众下）（旦上，唱）恨只恨扒山虎势大皆犬，结交那狗脏官欺压黎民。我的父前去将他告，但不知那脏官怎样发落？（末上唱）到公堂原被告一概不讲，责打我四十板推出衙门，想起了扒山虎令人痛恨，今夜晚过江去杀他满门。（白）哎吓！

（旦白）爹爹回来了。（末白）回来了。（旦白）爹爹前去告他，怎么样了？（末白）哎呀，儿吓，为父上得堂去，那脏官不由分说，将为父责打四十。（旦白）哎呀，爹爹吓！（末白）儿吓，这还罢了，还叫为父过江赔罪。（旦白）吓，爹爹，还是去吓不去呢？（末白）为父的恨不能插翅飞过江去，我要刺……（旦白）吓，爹爹要刺什么？（末白）我要刺杀了丁家满门的！（旦白）孩儿也要前去。（末白）儿吓，只知闺中刺绣，如何知道杀人？不要前去。（旦白）儿虽不能杀人，与爹爹壮胆也是好的吓。（末白）儿，快收拾家伙，随为父前去。（旦白）是。（末白）儿吓，你将那婆家聘礼，还有那“庆顶珠”，一并带在身旁。（旦白）孩儿知道。爹爹，戒刀在此。（末白）儿吓，随为父走罢。（旦白）门还未关呢。（末白）那门关也罢，不关也罢。（旦白）还有家伙呢。（末白）那些家伙都不要了。（旦白）爹爹，孩儿还要回来呢。（末白）噶，这不省事的冤家，他还要回来呢！儿吓，将铁锚倒上来。（旦白）是。（末白）儿吓，夜晚开船，比不得白天，儿要仔细了，随为父走。（旦白）孩儿知道。（末白）儿吓，那“庆顶珠”可曾带好了？（旦白）带好了。（末白）走！（唱）

扒山虎有银钱买官欺我，恨不能飞过江把他结果！船行在半江中因何不走，问桂英船不行却是为何？

（白）儿吓，船行半江之中，因何不走？（旦白）爹爹要刺杀丁家满门，还是真是假？（末白）为父恨不能飞过江去，杀了他的满门，方解我心头之恨，怎么问“真假”二字。（旦白）孩儿心中害怕，我不去了。（末白）吓，先前言道不叫你去，儿一定要去，如今行至半江之中，敢是又要回去吓？（旦白）孩儿也不回去。（末白）却是为何？（旦白）儿舍不得爹爹年迈了。（末白）哎吓！（唱）

听儿说这句话如同刀割，他说我年纪迈发鬓皆白。思量起为父的却犯的过，可叹他无娘儿无倚无托。

（白）到了。儿吓，将衣放在岸上。（旦白）是。（末白）儿吓，撒下铁锚，上岸来罢。那“庆顶珠”可曾带好了？（旦白）带好了。（末白）为父杀人，儿要是害怕，带着“庆顶珠”从水路逃往花家去吧。（旦白）爹爹呢？（末白）为父呢，哎，少要你管。到了，开门来。（杂上，唱）萧恩的武艺真不错，揍的教习赔膏药。

（白）吓，萧恩么，你又干什么来了？（末白）前来赔罪。（杂白）你还懂得赔罪呢！我说你不敢来。（末白）怎么不敢来？（杂白）既来了，我与你通报。（末白）你到容我进去。（杂白）随我进来，有请家主。

（净上，唱）

昨夜一梦大不祥，有人请我见阎王。

（白）何事？（杂白）萧恩前来赔罪。（净白）传他进来。（杂白）老爷传你进去。（末白）儿随为父进去吓。（旦白）是。（末白）请了。

（净白）萧恩，你是何等之人，敢与我拱手？（末白）我且问你，你要鱼税，可有圣上旨意？（净白）无有。（末白）可有六部公文？（净白）无有。（末白）一无圣上旨意，二无六部公文，要鱼税凭自何来？（净白）知州太爷所断。（末白）呵，就是那丁子地！（净白）你还不付？

（末白）嗜！（唱）

丁子地他为官多有不正，把着那三江口欺压黎民。

（白）儿吓，你与我骂！（旦白）奸贼子吓，（唱）

骂一声贼子太欺心，为什么把我父要税银？你仗着官宦家行事霸道，全不想贫民人怎度光阴？

（末白）闪开了！（唱）

提起了扒山虎令人可恨，今夜晚管叫你命见阎君！

（净白）大胆的萧恩敢来骂我，来吓，将他父女捆起来！（众白）呀！

（末白）且慢！我在江中捞得一物，我父女前来献宝。（净白）拿来我看！（末白）夫奴甚多，不敢献出。（净白）你等退下。（末白）儿，还不动手，更待何时！（旦白）是。（末白）你来看宝刀！（杀净，众上打介，杀众下介）（末白）儿吓，将贼杀死，你我逃回去罢！（旦白）走！（末白）这才消我心头之火吓！走！（同下）

## 无名氏

### 情 探

(王魁上,唱)

【月儿高】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焦桂英率鬼卒上,绕场下)  
(王魁唱)透出了凄风一派!(诗)

“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洞房今夜坐,心事却如秋。”(白)下官王魁,自从招赘韩相府第,不觉一月有余,女貌郎才,欢同鱼水。但不知那海神庙送行的焦桂英是何下落?这本账既已一笔勾消,焦桂英啦,焦桂英!今生是我用的情,前生是你修的命!(闻风声起,鬼卒巡下)呀!垣墙外为何阴风飒飒?(焦桂英上,鬼卒随后。焦桂英在内场放腔)

【水荷花头子】阴风飒飒,黑月无辉。相思血泪汨盈腮,到如今化为孽海。  
(鬼卒白)前面黑气罩天,即是王魁寝室了。(焦唱)

【园林好】悲哀,你看他绿窗灯火照楼台,哪还记得凄风苦雨,卧倒长街!  
(王唱)

人生莫作亏心事,处处风声是祸胎。(鬼卒唱)孽火如雷,立拉入阴阳界索还命债!(焦阻介,唱)缓思裁,权相待,犹恐他从前恩爱依然在,好叫奴千回万转,触目伤怀!(王唱)观书眼不开,和梦赴阳台。(进帐作睡状)(众鬼卒怒下)(焦唱)且向纱窗叩玉钗。(静听,不见响动,进门)(王闻声起床,手持烛唱)睡定人还起,无风门自开。(开门探望,焦现形)(王唱)今朝都到眼前来。(惊问)呀!你是谁?(焦白)是我。(王白)是你,你是谁?(焦白)找状元公道喜!(王惊怖背介,唱)此事真奇怪!面庞儿却好似从前恩爱。(回身对焦)你是那何方何氏女裙钗?为缘何千山万水得到来?(焦唱)分明是意中人,却变作眼中怪。状元呵,你就忘却了焦家一女孩?(王唱)是人是鬼,是祸是灾?我朱门洞府未曾开,春色因何入得来?(焦唱)请君猜。我潜踪秘迹上春台,都只为鱼水旧和谐。(王背立筹思,唱)不该不该大不该,这个关儿怎下台?(沉思,白)有了。(唱)你更深夜静把门开,谁家风信吹裙带,有何面目假作痴呆!(焦哭泣,唱)为谁辛苦为谁来,不想你平白将奴怪。(王怅然背立,唱)可怜她一寸相思一寸灰!(焦悲,白)嗝呀!(王唱)且免悲怀,且免悲怀。(急转)你千山万水无音无信忽然来,同行婢媪今何在?则令人好生莫解。

(焦白)喔!状元疑的是这个,待奴先与状元公道喜,奴再细细的诉。

(王白)不必了。(焦白)状元公身体可好?(王白)我问你路上的事。身体有何不好!(焦白)但得郎君玉体安康,便是奴家万幸了。(王白)我问你路上的事,不用唠叨!(焦白)哎呀,状元公,如何又是唠叨?我想去年秋后,郎君深夜攻书,奴在一旁烹茶奉水,那时西风瑟瑟。奴说:“郎君安寝了吧。”及入罗帐,郎君足如冰冷。奴偎足而眠,终夜不暖。次日郎君就得了个寒疾,医药罔效。奴家许上一愿:“皇天呵,菩萨!保佑郎君安好,愿减奴六年之寿。”后来奴在海神庙前,求得药签一方,郎君病体就脱然而愈。状元公,你还记得记不得?(王白)我记得怎么样?记不得又怎么样?(焦白)记得就好!奴怕郎君玉体不安,无人侍奉,(取出药方)故特地送此药方而来。(王背立洒泪,白)呵,往事如尘,说得我柔肠寸断!(唱)

不该不该大不该,王魁做事不成材。感得她千山万水一人来,况且她花容玉

貌依然在！徘徊，那韩丞相知道多妨碍。皇天鉴我怀，昧良心我出于无奈，（回首对焦）药方儿于我何有哉？

（掷药方于地，白）我不病了，纵病也有人伺候。（焦白）伺候有人，更是奴家万幸了。敢问状元公，伺候又是何人？（王白）你听！本官蒙当今天子，钦点一十七省头名状元，恩上加恩，宠上加宠，钦命入赘韩相府第。你要问伺候我这人，就是当今一品当朝韩宰相的堂堂小姐。（焦讽刺地笑介，白）贺喜了，敢问状元公，万岁爷是管众人的婚姻，还是专管状元、宰相两家的婚姻？（王背白）好厉害！听她这话，是要告我停妻娶妻了。我且戳她一戳。（向焦）专管状元、宰相两家的婚姻。（焦白）更可喜了。既是如此，奴就要请见有福有命的状元夫人，听听遵旨成婚后的教训。（王白）那不必了。雪花纹银二百两，书信一封，早送到济宁焦家庄，那就是成婚后的教训。（焦白）状元公费心了。但不知这个教训从何说起？（王惭愧，白）你回去自然明白。（焦白）呀！我回去则甚？（王白）你不回去又则甚？（焦泣，白）自从别后，（唱）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窗台，到晓来辗转书斋外。纸儿，笔儿，墨儿，砚儿呵！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泪洒空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

（王长叹，白）事如春梦了无痕，忍俊不禁了！（焦拭泪，白）四月初旬，算是京城放榜之期，奴家又到海神庙祷告。奴说海神呵，（唱）你生时忠义死时哀，到而今香烟万代。我郎君落拓青衫一秀才，要保他文章合派，莫使他春愁如海。神灵儿鉴怜奴四礼八拜，果然是马前呼道状元来。

（王白）我那文章，也是得意的，不尽关笔有神助。（焦白）状元公，也难得菩萨知己呀！（王惭愧不语）（焦白）那夜晚海神就来示梦，说郎君不但功名显赫，并且你呀！（唱）

红鸾星，照玉台，连理枝头花正开。怕只怕绿珠红粉沉光彩，（王惊）（焦唱）醒时倚枕费疑猜。莫不是噩梦生灾怪？岂有风涛神，管我风流债！（王点头，唱）一霎时碧纱窗外，芦花风起夜潮来！（大惊，背立白）真有神呵，可怕人也！（焦白）前事不说，到而今呵！（唱）我迢迢千里犯尘埃，会向瑶台，总算是明月入君怀。纵不能双凤齐飞，也愿化为红绶带，又何忍抛下名花不肯栽？（王惆怅长叹，接唱）但听她啾啾莺声实可哀，婉转悲怀！婉转悲怀！（转念）但恐怕事情有碍，日久生灾，反被同僚笑我呆。（忿气作势）你回去的好！

（焦白）状元公三思！当日困卧街心，彼此相逢，是何光景？继后南坡送别，海誓山盟，又是何光景？（王羞，白）哦，你要奚落下官？你本烟花弱质，我不念当初薄薄恩情，今晚冒闯相府，早送你到枉死城中去了！（焦忍气介，白）状元公也知道当初恩情？我正舍不得当初恩情，故而婉转求你呵！（唱）

黄金屋，不须开，可容奴偏房自在？（王悲唱）悲哀，到死春蚕缚不开。不管她是祸是灾，且容她偏房自在。（转念）哎呀，不好，不好，不好……这压妻为妾的风声，如何出去得？有道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接唱）一任你千言万语巧乖乖，我横了心肠断了胎，谁见得人间天网尽恢恢，凡百事莫贻后悔。（毅然对焦呵叱）你去吧！（焦白）事到如今，情知作妾也是无命，总望状元公开一线之恩，格外修好，容我为奴作婢，得免饥寒！（唱）可怜我娘儿母子谁依赖，况且奴千山万水一人来，同行婢媪知何在！

（王作势介，白）不能！不能！到如今，我不清你的来路，只要你的去路，速速去！（焦唱）

再思裁，处处风声是祸胎，凡百事莫贻后悔。（鬼卒在外愤吼（王唱）莫不是相府有人来？（鬼卒上）（王唱）勘破机关怎下台？

（指焦）你安心闹我！再不走，我要你的命。（焦厉色，白）我有几条命你要哟！（王白）死不要脸！（以手打焦）（焦厉声）负义王魁，请来看脸！（趁势将王捉住）（鬼卒迎上，套住王魁颈项，揪下）（焦桂英出门，急步下）

